

用適科教校學中

範模章文

冊一第

編合・因竹符・之靜汪

刊社光國州神

用適科教校學中

範模章文

册一第

編合 因竹符 之靜汪



3 0475 3878 4

刊社光國州神海上

26240

文章模範編輯綱要

- 一 本書共計六冊，供中學國文教本或補充讀物之用。
- 二 本書共約四十萬字，分配六冊，分量按年增加：第一二冊共約十一萬字，第三四冊共約十三萬字，第五六冊共約十六萬字。
- 三 本書所選，就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篇數說，白話文約佔十分之七，文言文約佔十分之三；就舊詩與新詩之首數說，舊詩約佔十分之七，新詩約佔十分之三。
- 四 本書所選各文，文字之難易，旨趣之深淺，均循序漸進，無淺深倒置之弊；極合青年之口味與需要，極合青年身心發育之程序。
- 五 本書所選盡屬敘事明晰，說理透關，描寫真實，抒情懇摯之文，可謂聚精薈萃。且篇篇有意義，有目的，使學生讀一篇即有一篇之進益。

六

本書所選各文之內容，以下列各項問題爲最重要之基礎：

1. 使學生洞知社會實情及民生疾苦，而有改革社會現狀之意志。
2. 反封建勢力，腐化思想，傳統觀念，使學生有客觀的，健全的，清晰的頭腦。
3. 反帝國主義，軍國主義，使學生有合理的而非狂妄的愛國觀念。
4. 使學生略曉東西文化之別，知中國病根所在，並示以救國方策。
5. 反對國內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之戰爭。
6. 培養青年欣賞社會的文藝之興趣，陶冶青年勇敢奮鬥堅強不屈等美德，而矯正青年頹廢悲觀，個人主義之惡習。

七

本書所選之文，皆以二篇以上爲一組，內容彼此聯絡，（非外形的分類）相得益彰，使學者參互比較，更能澈底了解。

八

本書另編參考書三冊，作家小傳，及文中之人名，地名，生字，典故，悉加詳註，並指出警句，其作意含蓄較深者且有題解以說明文中要旨。

九

本書爲求講授之便利，所選概屬短篇，以每篇授一小時爲原則。太短者則合數篇爲一課，過長者則加以刪節，取其最精彩之部分。

文章模範第一冊目次

第一組

- 一 少年筆耕亞米契斯著.....夏丏尊譯 一
- 二 貧乏的大畫家.....豐子愷 二
- 三 法布耳昆蟲記.....周作人 七
- 四 從焚書到讀書.....宋雲彬 三
- 五 何所爲而學習.....葉紹鈞 三
- 六 讀書懺悔錄.....王禮錫 三
- 七 爲學一首示子姪.....彭端淑 元

第二組

目次

802·84
707
:1

八 反日運動的準備.....茅盾 三〇

九 田中侵略滿蒙的奏摺.....王造時 三三

十 到火線上去.....烽火 三五

淞滬的犧牲.....時事新報 三七

十一 喘息在炮聲彈雨中.....陸晶清 四〇

第三組

十二 白種人——上帝之驕子.....朱自清 四四

十三 睡眠居格涅夫著.....郭沫若譯 四八

十四 爲甚麼要愛國.....潘力山 五一

十五 最後一課都德著.....胡適之譯 五五

第四組

十六 鐵一般.....符竹因 六〇

人生的格言巴爾茲特著..... 佚名譯 二

十七 少年中國..... 梁啓超 三

第五組

十八 洪水與猛獸..... 蔡元培 四

十九 思想解放..... 梁啓超 五

二十 一個貞烈的女孩子..... 夫 庵 六

第六組

二一 舍己爲羣..... 蔡元培 七

二二 古代英雄的石像..... 葉紹鈞 八

二三 踏着我的胸膛去呀..... 儲皖峯 八

第七組

二四 保存國粹..... 魯 迅 九

二五 東西文化的界線.....胡適之 卷

二六 文明與奢侈.....蔡元培 卷

第八組

二七 大可注意的糧食問題.....陳醉雲 卷

一個放重利的人.....陳醉雲 卷

二八 蝸和母蜂 法布耳著.....林蘭譯 卷

二九 上海諺語錄.....汪靜之輯 卷

三十 水滸詩三首.....施耐庵 卷

三一 田家.....聶夷中 卷

蠶婦.....張 俞 卷

渴殺苦.....劉大白 卷

三二 水災.....丁 玲 卷

三三 目前預防水災之重要……………陳彬猷 二五

三四 山農詞……………張 籍 二七

山頭鹿……………張 籍 二八

三五 反對紳士富戶的教徒……………周作人 二八

工人和白手的人 屠格涅夫著……………海 峯譯 三〇

第九組

三六 雨 陸羅雪維支著……………胡愈之譯 三三

三七 『黑旋風』 扯詔罵欽差 節水詩……………施耐庵 三六

第十組

三八 記得是在戰場上……………徐調孚 三五

三九 村婦和她的兒子 密塞姆著……………胡愈之譯 三六

四十 涼州詞……………王 翰 三九

隴西行.....陳陶 一四三

閩怨.....無名氏 一四四

從軍行.....王昌齡 一四四

從軍北征.....李益 一四四

塞下曲.....許渾 一四五

從軍行.....王涯 一四五

四一 戰雲.....陳笑峯 一四五

四二 佛陀的戰爭秋田雨齋著.....曉天譯 一五七

四三 觀巴黎油畫記.....薛福成 一五五

第十一組

四四 象牙片與古典.....魯迅 一五七

現在的屠殺者.....魯迅 一五八

四五 說酸話酒保咬文講迂談腐儒嚼字……………李汝珍 一五

第十二組

四六 勞工之神……………孫俤工 一三

四七 懶是中國的致命傷……………殷佩斯 一六

四八 談喫……………默 之一

第十三組

四九 遊莫千山……………汪精衛 一五

五十 遊莫千山記……………鍾敬文 一六

五一 沒有秋蟲的地方……………葉紹鈞 一七

第十四組

五二 天下奇事……………魯迅 一八

五三 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是什麼……………周建人 一八

卷頭語

中學的國文教師們！我們應該覺悟，國文不是國學，更非國故。

我們不應該把國文當作一隻垃圾桶，應該使牠有個界限，有個系統，有個目的。有些國文教本的目的是：想把中學生訓練成一個遺少，一個小頑固，一個不認識社會的，沒有現代精神的人。這部文章模範的目的是：一方面要洗刷掉中學生從家庭教育社會環境耳濡目染來的傳統思想，腐化意識；一方面要把他們訓練成一個意志堅強的富于革命性的青年。

有些教育家以讀易法，讀詩法，楹聯學，經學概論，子學概論，國學概論，文字學……等學程教中學生，汪馥泉先生罵得好：「真不知要教學生去做一個什麼傢伙。」國文教本的編輯先生們！懇求你們不要再使年少純潔的學生深中國學毒與



出世毒。

中學畢業生是最多數的智識階級，應該使他們有點起碼的思想，基礎的認識。很多的國文教本都是白話文太少，太淺；文言文太多，太深。他們劣視中學生對於白話文中的思想藝術的理解能力，倒反以為中學生能夠領會比較艱深的古文。國文教本文言多而白話少的結果，使中學生不文不白，文言白話兩樣都不通。（有教書經驗者都知道這種惡果。）試想：從前的書生，只學國文一科，『十年窗下』之後能『亨』的也不多，現在中學生要學十餘種功課，要他們文言白話二者兼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主張中學生應先把白話文的基礎打好，而後再略微涉獵一點古文。

最近報載國立編譯館改良教科書消息，中有：『並希望編輯各科書者，勿為教部標準所束縛，在神而明之，方不致如科舉時代呆板為入股之文。』這是教科書的福音，這種態度是很對的。

最後我們用四句話總括這部書的內容：

本書是以思想爲中心；以白話爲基礎；以愛國爲經；以革命爲緯。

汪靜之符竹因一九三二年夏日於杭州

文章模範

第一冊

一 少年筆耕 [1] 亞米契斯著 [2] 夏丏尊譯

敘利亞是小學五年生，年十二，是個黑髮白色的小孩。他父親在鐵路作僱員，在敘利亞以下，還有着許多兒女，一家營着清苦的生計，還是拮据不堪。父親不以兒女爲累墜，一味愛着他們。對於敘利亞，百事依從，唯有對於他的校課，卻毫不放鬆地督促他用功。這因爲想他快些畢業，得着較好的位置，來幫助一家生計的緣故。

父親年已大了，並且因爲一向辛苦，面容更老。一家生計，全負在他肩上，他於日間鐵路工作以外，又從別處接了書件來鈔寫，每夜執筆伏案到很遲了纔睡。近來，某雜誌社託他寫封寄雜誌給定戶的封條，用了大大的正楷字寫，每五百條寫費六角。

這工作好像很辛苦，老人每於食桌上向自己家裏人叫苦：

『我眼睛似乎壞起來了。那個夜工，要把我的壽命縮短呢！』

有一天，敘利亞向他父親說：『父親！我來替你寫罷。我也能寫得和你一樣地好呢。』

但是，父親終不許可：『不要，你應該用你的功，功課，在你是大事，就是一小時，我也不願奪了你的時間的。你雖有這樣的好意，但我決不願累你；以後不要再說這話了。』

敘利亞素知道父親的性質，也不強請，祇獨自在心裏想法。他每夜夜半聽見父親停止工作，回到臥室裏去。有好幾次，十二點鐘一敲過，立刻聽到椅子向後拖的聲音，接着就是父親輕輕回臥室去的步聲。一天晚上，敘利亞等父親去睡了以後，起來悄悄地着好衣裳，躡着脚步走進父親寫字的房子裏，把洋燈點着。案上擺着空白的紙條和雜誌定戶的名冊，敘利亞就執了筆，仿着父親的筆跡寫起來，心裏既歡喜又

有些恐怕。寫了一會，條子漸漸積多，放了筆把手搓一搓，提起精神再寫。一面動着筆微笑，一面又側了耳聽着動靜，怕被父親起來看見。寫到一百六十張，算起來值兩角錢了，方纔停止，把筆放在原處，息了燈，躡手躡腳地回到牀上去睡。

第二天午餐時，父親很高興——原來他父親是一些不覺着的。每夜祇是機械地照簿謄寫，十二點鐘一敲就放了筆，早晨起來把條子數目一算罷了。那天父親真高興，拍着敘利亞的肩說：

「喂！敘利亞！你父親還着實未老哩！昨晚三小時裏面，工作要比平常多三分之一。我的手還很自由，眼睛也還沒有花。」

敘利亞雖不說甚麼，心裏卻快活。他想：「父親不知道我在替他寫，卻自己以為還未老呢。好！以後就這樣做去罷。」

那夜到了十二時，敘利亞仍起來工作。這樣經過了好幾天，父親依然不會知道。祇有一次，父親在食晚餐時說：「真是奇怪！近來燈油突然多費了。」敘利亞聽了暗

笑，幸而父親不更說別的，此後他就每夜起來鈔寫。

敘利亞因為每夜起來，不覺漸漸睡眠不足，朝起覺着疲勞，晚間復習要打磕睡。有一夜：敘利亞伏在案上睡熟了，那是他生後第一次的打盹。

『喂！用心！用心！做你的功夫！』父親拍着手叫說。敘利亞張開了眼，再去用功復習。可是第二夜，第三夜，又同樣打盹，愈弄愈不好：總是伏在書上睡熟，或早晨晏起，復習功課的時候，總是帶着倦容，好像對於功課很厭倦了似的。父親見這情形，屢次注意他，結果至於動氣，——雖然他是一向不責罵小孩的。有一天早晨，父親對他說：

『敘利亞！你真對不起我！你和從前，不是變了樣子了嗎？當心！一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你知道嗎？』

敘利亞出世以來，第一次受着叱罵，很是難受，心裏想：『是的，那樣的事是不能長久做下去的，非停止不可。』

可是，這天晚餐的時候，父親很高興地說：『大家聽啊！這月比前月多賺六元四

角錢呢。」又從食桌抽屜裏取出一袋果子來，說是買來慶祝一家的。小孩們都拍手歡樂，敘利亞也因此把心重新振作起來，元氣也恢復許多，心裏自語道：「啣呀！還是再繼續做罷。日間多用點功，夜裏依舊工作罷。」父親又接着說：「六元四角哩！這雖很好，祇有這孩子——」說着指了敘利亞：「我實在覺得可厭！」敘利亞默然受着責備，忍住了要迸出來的眼淚，但心裏卻覺得歡喜。

從此以後，敘利亞仍是拚了命工作，可是疲勞之上，更加疲勞，終於難以支持。這樣過了兩個月，父親仍是叱罵他，對他的臉色，更漸漸可怕起來。有一天，父親到學校裏去訪先生，和先生商量敘利亞的事。先生說：「是的，成績好是還好，因為他性質原是聰明的。但是不及以前的熱心了，每日總是打着呵欠，似乎要想睡去，心不能集注在功課上。叫他作文，他祇是短短地寫了點就算，字體也草率了。他原是可以更好的。」

那夜，父親喚敘利亞到他旁邊，用了比平常更嚴厲的態度對敘利亞說：

「敘利亞！你知道我爲了養活一家，怎樣地勞力着？你不知道嗎？我爲了你們，是在把命拚着呢！你竟甚麼都不想想，也不管你父母兄弟怎樣！」

「啊，並不！請不要這樣說！父親！」敘利亞嚙淚叫着說，「正要想把經過一切聲明，父親又來攔住他的話頭了。」

「你應知道家裏的境况。一家人要是刻苦努力纔可支持得住，這是你應該早已知道了的。我不是那樣努力做着加倍的工作嗎？本月我原以爲可從鐵路局得到二十元的獎金的，已預先派入用途，不料到了今天，纔知道那筆錢是無望的了。」

敘利亞聽了，把口頭要說的話從新抑住，自己心裏反覆着說：

「唔呀！不要說，還是始終隱瞞了仍替父親幫忙罷。對父親不起的地方，從別一方面來補報罷。校課原是非用功使牠及格不可的，但最要緊的，就是要幫助父親，養活一家，略微減去父親的疲勞。是的，是的。」

又過了兩個月。兒子仍繼續着夜工作，日間疲勞不堪，父親依然見了他動怒。最

可痛的是父親對於兒子漸漸冷淡，好像以爲此子太不忠實，是無甚麼希望的了，不多向他說話，甚至不願看見他。敘利亞見這光景，心痛的了不得，父親背向了他的時候，他幾乎要從背後下拜。悲哀疲勞，使他愈加衰弱，臉色愈蒼白，學業也似乎愈不勤勉了。他自己也知道非停止夜工作不可，每次就睡的時候，常自己對自己說：『從今夜起，真是不再夜半起來了。』可是一到了十二點鐘，以前的決心，不覺忽然寬懈，好像如果睡不着不起來，就是避免了自己的義務，把家裏的錢偷用了兩角的樣子。於是熬不住了，仍舊起來。他以爲父親總有一日會起來看見他，或者偶然在數紙的時候會發覺他的作爲的。到了那時，自己雖不聲明，父親自然會知道的罷。他這樣想了，仍繼續着夜夜的工作。

有一天晚餐的時候，母親覺得敘利亞的臉色，比平常更不好了，說：

『敘利亞！你不是不舒服嗎？』說着又向着丈夫：

『敘利亞不知甚麼了，你看看他臉色的青——敘利亞！你甚麼了嗎？』說時現

很憂愁的樣子。

父親把眼向敘利亞一瞟：『即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以前用功的時候，並不如此的。』

『但是，你這不是因為他有病的緣故嗎？』母親說了，父親就這樣說：

『我早已不管他了！』

敘利亞聽了心如刀割，父親竟不管他了！那個他偶一咳嗽就憂慮得了不得的父親！父親確實已不愛他，眼中已沒有他的人了！『啊！父親！我沒有你的愛，是不能生活的！——無論如何，請你不要如此說，我一一說了出來罷，不再欺瞞你了。祇要你再愛我，無論怎樣，我一定像從前樣地用功的。啊！這次真決心了！』

敘利亞的決心仍是徒然。那夜因了習慣的力，又自己起來了。起來以後，就想往幾月來工作的地方作最後的一行。進去點着了燈，見到桌上的空白紙條，覺得從此不寫，有些難過，就情不自禁地執了筆又開始寫了。忽然手動時把一冊書碰落在地，

那時滿身的血液突然集注到心胸裏來：如果父親醒了如何！這原也不算甚麼惡行，發見了也不要緊，自己也本來屢次想聲明了的。但是，如果父親現在醒了，走了出來，被他看見了我，父親怎樣喫驚啊！並且，如果現在被父親發覺，父親對於自己這幾月來待我的情形，不知要怎樣懊悔慚愧啊！——心念千頭萬緒，一時疊起，弄得敘利亞震慄不安。他側着耳朵，抑了呼吸靜聽，覺並無甚麼響聲，一家都睡得靜靜的，這纔放了心，從新工作。門外有警察的皮靴聲，還有漸漸遠去的馬車蹄輪聲，過了一會，又有貨車『軋軋』地通過，自此以後，一切仍歸寂靜，祇時時聽到遠犬的吠聲罷了。敘利亞振着筆寫，筆尖的聲音『唧唧』地響到自己耳朵裏來。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立在他的背後了。父親從書冊落地的時候就驚醒，等待了好久，那貨車通過的聲音，把父親閉門的聲音夾雜了。現在，父親已進那室，他那白髮的頭，就俯在敘利亞小黑頭的上面，看着那鋼筆頭的運動。父親忽然把從前一切的事都恍然明白了，胸中充滿了無限的懊悔和慈愛，祇是釘住樣地立在那里不動。

敘利亞忽然覺得有人用了震抖着的兩腕抱他的頭，不覺突然「呀」地叫了起來。及聽出了他父親的啜泣聲，叫着說：

「父親原恕我！原恕我！」

父親嚙了淚吻着他兒子的臉：

「倒是你要原恕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真對不起了你了！快來！」說着抱了他兒子到母親牀前，將他兒子交給母親腕上：

「快吻這愛子！可憐！他三個月來竟睡也不睡爲一家人勞動！我還祇管那樣地責罵他！」

母親抱住了愛子，幾乎說不出話來：

「寶寶！快去睡！」又向着父親：「請你陪了他去！」

父親從母親懷裏抱起敘利亞，領他到他的臥室裏，把他睡倒了，替他整好枕頭，蓋上棉被。

敘利亞好幾次地說：

「父親，謝謝你！你快去睡！我已經很好了。請快去睡罷！」

可是，父親仍伏在牀旁，等他兒子睡熟，攜了兒子的手說：

「睡熟！睡熟！寶寶！」

敘利亞因為疲勞已極，就睡去了。數月以來，至今纔得安眠。夢魂爲之一快。醒來朝日已高，忽然發見牀沿旁近自己胸部的地方，橫着父親白髮的頭。原來父親那夜就是這樣過了的，他將額貼近了兒子的胸，還是在那里熟睡哩。

二 貧乏的大畫家〔1〕豐子愷〔2〕

每天天亮的時候，祖母就叫他醒來。

「醒了！佛朗索亞！小鳥已在唱歌了！」

米葉〔3〕醒來，祖母就把聖書中的善事講給他聽，又告訴他今天應該做甚麼事，讀甚麼書。

米葉年紀十多歲了，每天上午就跟了父親和姊妹們一同到田裏去做工。下午回家，跟祖母念書。然而他更歡喜描畫，常常拾一段炭條，藏在袋裏，種田休息的時候，就拿出炭條來，在石頭上描寫農夫做工的樣子和牛馬的形狀。喫過午飯，家裏的人大家午睡的時候，他獨自拿了一冊小的簿子，到野外去描風景。沒有人教他描畫，但他的畫自會描得一天好一天了。

有一天，他在田野中看見一個老人，樣子很是好看，可惜他身邊沒有攜帶炭條和紙張，不能描寫做一幅畫。他仔細看了一回，把那老人的樣子牢牢地記在心中了。回家之後，就拿炭條把心中的老人的樣子畫了出來。畫得很好，一點也沒有不對的地方。他自己非常歡喜，就拿這幅畫給他父親看。父親一看，這畫描得真好，便問他：

「你是看着了那老人而畫的麼？」

『不，我今天上午在田裏看見這老人，就把他的樣子牢記在心中，下午回家，才畫出來，幸而沒有忘記。』

父親說不出一句話來。只管抱住了米葉，吻他的額。後來他說道：

『好孩子，從明天起，你不要種田了，用功描畫罷！我將帶你到城裏去請教先生。』

米葉聽了這話，心中十分歡喜。從此停止了種田，一天到晚在家裏用功描畫。

過了幾天，米葉果然畫好了兩幅『創作』的畫。甚麼叫做創作？就是不看見真的東西或人物，而想出一種樣子來描成一幅畫。學校裏上圖畫課時，東西擺在眼前，一面看，一面描，學生們還描不像，要想出的一種眼前不見的樣子來描一幅畫，你想難不難？米葉這時候只是一個十多歲的孩子，但他的兩幅創作畫得非常好！一幅畫的是兩個牧羊人和許多羊，都像田野中所看見的真物一樣。還有一幅畫得更好，畫的是冬天的半夜裏，許多貧苦的人正在凍餓，有一個人拿了熱的麵包來分給他們喫的。

樣子。看了這幅畫之人，心中都感動。冬夜裏凍餓，你想多少苦！把熱的麵包分給這些苦人，你想多少慈悲！這是悲哀而又快美的光景。看了這種光景，大家都要嘆息而感動。米葉把這兩幅畫給他父親看了。父親就爲他整備行李，又借了一點錢，送他到城裏去從先生學畫。

希爾堡（Cherbourg）城裏有一個名望最大的畫家，名叫莫希爾（Mouchel）父親就同了米葉去拜訪莫希爾先生。請他教畫，又拿他新近描的那兩幅創作請先生看。

先生看了這兩幅畫，又向米葉看。父親便開口請問先生：

『先生！我的兒子向在鄉下種田，沒有學過圖畫，不過自己描描。不知道可以學畫否？請先生指教！』

先生聽了這話，向父親一看，嘆了一口氣。父親以爲是兒子的畫不好，不配來學畫，所以先生嘆氣。他連忙拉着米葉，正想向先生賠罪，忽然見先生對他這樣說：

『你把這樣聰明的兒子長久關閉在鄉下，單叫他種田，你的罪過不小！』

父親又慚愧，又歡喜，就送上學費，拜託先生教導。從此，米葉在莫先生的門下專心學畫，真有一日千里的進步！

米葉在莫先生門下用功不多時，畫得比先生更好，先生已經教不下去了。縣官知道他聰明，送他每年二百塊錢，叫他到法國最繁盛的巴黎地方去求學。米葉歡喜得很，就回家稟告祖母，預備動身。這時候，他的父親已經患腦病死了，祖母臨別吩咐他說：

『佛朗索亞！你要做畫家，先要做一個善良的人。你要為永遠而描畫！切勿忘記這句話！要我看見你做惡人，我寧可看見你死。』

諸君聽聽看，祖母的話真是何等有力的教訓……

米葉一生，聽信祖母的教訓。他在巴黎，日裏學畫，夜裏讀聖書。聖書就是耶穌教訓人們怎樣做善良人的書。米葉讀一句，記牢一句。他依照了聖書而做人，所以他在

巴黎研究多年，他的畫當然非常進步。

但後來不好的運氣來了。他的祖母死去，法國又起了革命，巴黎地方大亂。米葉不能研究，只得回家。這時候他已娶妻，生了子女。然而家中沒有錢，不能生活……

他記起已死的祖母的教訓來了：

『爲永遠而描畫！』

『永遠』就是千年萬古。『爲永遠而描畫』就是說，描的畫要使世界上千年萬古的人看了都感動，不可描幾年之間的人所歡喜的畫。現在……他已經不照着祖母的教訓了！想到這裏，他心中非常難過。回到家裏，把身體躺在床上，他的眼中流出淚來了。

他的夫人看見他這般模樣，走近床來，問他爲甚麼傷心。他把這不快的心事告訴了她，又問她：『我想從此不再描裸體女子而描永遠的畫了。但從此我們一定很貧苦。不知你肯同我一同貧苦否？』

『我很情願！只要這幾個小孩子不凍餓，我自己不怕喫苦。你爲永遠而描畫，神明一定保佑我們一家。請你放心決定罷。』

諸位聽聽，這夫人多麼善良！她祇要丈夫爲永遠而描畫，小孩子不凍餓，自己就情願喫苦……

從此家用節省起來。每天喫兩餐粥和幾塊粗麵包。柴也不買，米葉夫人自己去採柴。菜也不買，米葉夫人自己種菜。米葉就開始他的爲永遠而描畫。

三 法布耳昆蟲記〔1〕周作人〔2〕

法國法布耳〔3〕所著的昆蟲記共有十一冊，我只見到英譯本能之驚異，昆蟲的戀愛與生活，蠅蟲的生活和從全書中摘輯給學生讀的昆蟲的奇事，〔4〕日本譯自然科學故事，蜘蛛的生活以及全譯昆蟲記第一卷罷了。在中國要買外國書物實

在不很容易，我又不是專門家，積極的去收羅這些書，只是偶然的遇見買來，所以看見的不過這一點，但是已經儘夠使我十分佩服這『科學的詩人』了。

法布耳的書中所講的是昆蟲的生活，但我們讀了却覺得比看那些無聊的小說戲劇更有趣味，更有意義。他不去做解剖和分類的工夫，（普通的昆蟲學裏已經說的夠了，）却用了觀察與試驗的方法，實地的紀錄昆蟲的生活現象，本能和習性之不可思議的神妙與愚蒙。我們看了小說戲劇中所描寫的同類的運命，受到深切的銘感，現在見了昆蟲界的這些悲喜劇，彷彿是聽說遠親——的確是很遠的遠親——的消息，正是一樣迫切的動心，令人想起種種事情來。他的敘述，又特別有文藝的趣味，更使他不愧有昆蟲的史詩之稱。戲劇家羅斯丹（Rostand）^[9]批評他說：「這個大科學家像哲學者一般的想，美術家一般的看，文學家一般的感受而且抒寫，」實在可以說是最確切的評語。默忒林克（Maeterlinck）^[9]稱他為『昆蟲的荷馬』^[7]也是極簡明的一個別號。

法布耳的少年生活，在他的一篇愛昆蟲的小孩中說的很清楚，他的學業完全是獨習得來的。他在鄉間學校裏當理化隨從，博物的教師，過了一世貧困的生活。他的特別的研究後來使他得了大名，但在本地不特沒有好處，反造成許多不愉快的事情。同僚因為他的博物講義太有趣味，都妬忌他，叫他做『蒼蠅』。又運動他的房東，是兩個老姑娘，說他的講義裏含有非宗教的分子，把他趕了出去。許多學者又非難他的著作太淺顯了，缺少科學的價值。法布耳在荒地一篇論文裏說，『別的人非難我的文體，以為沒有教室裏的莊嚴，還不如說是乾燥。他們恐怕一葉書讀了不疲倦的，未必含著真理。據他們說，我們的說話要晦澁，這纔算是思想深奧。你們都來，你們帶刺者，你們蓄翼著甲者，都來幫助我，替我作見證。告訴他們，我的對於你們的密切的交情，觀察的忍耐，記錄的仔細。你們的證據是一致的。是的，我的書冊，雖然不曾滿裝著空虛的方式與博學的胡謔，却是觀察得來的事實的精確的敘述，一點不多，也一點不少；凡想去考查你們事情的人，都能得到同一的答案。』他又直

接的對著反對他的人們說，『倘若我爲了學者，哲學家，將來想去解決本能這個難問題的人而著述，我也爲了而且特別爲了少年而著述；我想使他們愛那自然史，這就是你們使得他們如此厭惡的；因此，我一面仍舊嚴密的守著真實，却不用你們的那科學的散文，因爲那種文章有時似乎是從伊羅瓜族〔5〕的方言借用來的！』我們固然不能菲薄純學術的文體，但讀了他的詩與科學兩相調和的文章，自然不得不更表敬愛之意了。

小孩子沒有不愛生物的。幻時玩弄小動物，隨後翻閱花鏡，格致鏡原和事類賦〔19〕等書找尋故事，至今還約略記得。見到這個布羅凡斯（Provence）的科學的詩人的著作，不禁引起舊事，羨慕有這樣好書看的別國的少年，也希望中國有人來做這翻譯編纂的事業，即使在現在的混亂穢惡之中。

四 從焚書到讀書【1】宋雲彬【2】

人類真是奇怪的動物，生來便有所謂『智慧』。以有智慧故，從最初勞動時或驚駭時所發的呼聲，進化而爲互通情感的語言，由語言而造出文字，用文字記載事物，便又產生『書』這一類東西。

書，又是奇怪的東西：說牠可愛呢，牠確能把人類過去從奮鬥中所得到的經驗和理論都告訴了後來的人，做後來人努力的方向。說牠可惡呢，自從牠把經驗理論告訴了後來人，便使階級化了的人類社會常常感到不安。

在可惡這一點上，二千一百多年前聰明的秦始皇【3】已經覺到了，他便取激烈手段，索性把藏在民間的書統統付之一炬。但究竟這手段太激烈，不久便有不讀書的劉項【4】起來把妄想傳之萬世的秦朝打倒。後來的皇帝更加聰明，他們知道

既然有了「書」這樣東西，要根本燬滅是不可能的，與其「焚」還不如索性教人家「讀」，不過「讀」要有一定的範圍，一定的方法，於是便找出了幾種有利於當時社會的支配階級的理論的書，定名為「聖經賢傳」，其他諸子百家〔5〕便是「異端」〔6〕邪說，都在「罷黜」之列，更定下一個「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舉制度。〔7〕一般人讀了聖經賢傳，不難在科舉制度下名利雙收，否則讀着異端邪說的書，便是「非聖無法」，可以使你身首異處。那時獎勵青年們讀書有四句口號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現在科舉制度早已廢止了，但科舉的精神依舊存在着。政府的煌煌明令，學者名流的諄諄告誡，都是說「青年應該讀書」，讀什麼書呢？他們沒有說，大概便因為有所謂「標準」在，不用細說了。合乎標準的，有文憑可拿，有資格可得。不合乎標準的書籍，便等於從前所謂諸子百家，是異端邪說，教師不敢介紹，書店也不敢刊行，青年們更少有讀到的機會了。不過社會究竟在進步，口號和以前不同：「非聖無法」

現在簡稱爲「反動」……惟有讀書高」現在一變而爲「讀書救國」了。

從「焚書」到「讀書」方法和口號儘在變換，精神是一貫的。我們不知道教學生埋頭讀書的學者名流有否想到這一層。

五 何所爲而學習〔葉紹鈞〕

現在拋開了「惟有讀書高」的「讀書」從青年自身成長上說，書是究竟要讀的。不過「讀書」宜看作人生一部分活動的代用語，包括學習的一切過程。若單就字面講，以爲「讀書」就是把一本一本的書讀過，此外沒有別的事情，那就非上當不可。上當的人實在很不少，小學生捧着「自然教科書」米呀麥呀無異讀國文，一年一度的遠足走到田野間，看見稻和麥依然「陌生」非上了當而何？

爲免生誤會計，說「讀書」不如說「學習」好。並且，書雖「把人類過去從奮

鬪中所得到的經驗和理論都告訴了後來的人，但書的功能不是不能被替代的；如果博物院、無線電話、有聲電影等不爲玩好、營利而存在，又能供社會大眾普遍享受，那時候不用說書，就是文字也將成爲可識可不識的奢侈品了。而參觀博物院，聽無線電話，看有聲電影還是學習，和以前讀書一樣。

學習不能沒有中心；換句話說，學習這個，學習那個，要明白何所爲。將趨向「封建時代」^[3]的權威主義和資本主義^[4]時代的個人主義^[5]呢，還是趨向「使人類的勞動力無限發展的集團主義」^[6]。不經決定，學習便如盲人瞎跑。

年份是一九三二。人是被壓迫的中國的人。環境是日帝國主義^[7]的鎗炮準對胸膛，國際帝國主義罅漏百出，各自爲最後的掙扎。想到這些，何所爲而學習就可決定了。

決定了，於是讀歷史、地理，爲這個；學物理、化學，爲這個；體操，爲這個；畫圖，爲這個。知道人是終身在學習的途中的，就預備終身「爲這個」而學習。

虛無主義〔3〕的『無所爲而爲』應化爲『時代』腳下的泥了！

六 讀書懺悔錄〔1〕王禮錫〔2〕

窗外雪花如鵝毛大，紛紛的飄在玻璃窗上，由合不攏的窗縫中，擠入雪花所帶來的寒氣，中人像針刺一般。六鋪蓆子上，擁火缸蜷坐，異國深宵，孤寒自憫，童年往事，襲上心來。

事過去近十年了，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曳一件薄棉袍，在黑夜所吞沒的東湖（南昌）邊上，冒着濃的雪和可以捲人入湖的勁風，精神抖擻地回到與賀其燦共住的五尺寬大的小室裏，在深夜工作的疲勞之後，還兩人埋着頭讀書到二三小時，才裹入棉布的鐵衾，真想不到才三十歲的人，有火缸可擁，還敵不過寒意。

我們的住室，在離東湖約三四百步的一個角上，是永新的一個小試館，共四間

房，近天井的兩間最小，我們就住左邊的一間，雨稍大，飄流滿室，幾無坐處。室約五尺寬大，當窗安一小書棹，書棹旁就是兩人同睡的一張臥床，坐床上讀書，床與書案之間是不能再放杌子了。飯自己燒，每餐熬豆腐或青菜一大碗下飯，爲着菜太少了，只好多着鹽和辣椒，薑蒜之類。買不起炭，也沒有可以燒炭的爐子，燒的是大塊的溼柴。爲稚周介紹其塗的詩中，曾有『鈍釜析溼薪，粗糲飽薑蒜』的兩句，就是寫那時的生活。

生活就是那樣的苦，家庭的經濟還是供給不來，那只好用自己的勞力去換一點自給的經濟。我那時做的是三件事：一個報館的編輯，兩個地方的家庭教師。報館的工作時間是夜十時至十二時或一時，兩個家庭教授的時間就分配在下課後至十時前，早晨上課前和夜深報館工作後就是自修時間。

那時我們的生活雖然是很苦，但是很緊張的，而且充滿了緊張的趣味。月底從工作得着了一點工銀，我們並不重視牠，我們並不立定一個預算去支配牠，那天很

快的了結了報館的工作，就一同踏上一個小回教館子的門，一碗紅燒牛肉，一壺吉安冬酒，就大論其幼稚的學問和國家大事，不滿足時還添一個芙蓉牛肉，在不顧到這樣是預支了十天的生活必需的費用。到明天仍然是一大碗豆腐或一大碗青菜。去秋回南昌時，很想去那個教門館——萬和樓——嘗嘗紅燒牛肉的味道，可惜竟沒有去，並且不知那館子還不是存在。

報館在東湖邊，由湖面上吹來的風擋在湖邊高層的牆上，分外利害，尤其是在出口的地方，兩面的風交逼着在一起，真可以捲得人走，但那時風越大，心越緊張，像以敵得過這樣的寒風爲自己的光榮，薄棉衣給勁風捲起，雖然風從衣底下割入肌膚，但飄舉的衣角就像是征服自然的旗幟。

所以在這樣情形之下乘雪回到卑小的寓所，並算不了一回事。

爐火正紅，窗外雪仍大，另一個雪晨又浮起在孤客的記憶中。

窘迫的經濟和孤苦的身世，都造成我們的倔強。無論在多大的雨雪中走着，固然沒有雨衣，就傘也不用。這個起因是很早了，還是在吉安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在雨中回到離吉安百二十里路的家，雖然把着傘，總覺得跼促，路旁唱着山歌在田裏作苦的農夫是一點禦雨的器具也沒有，有的只是飽經風日的紅銅色的皮膚，雨在他背上流下，比在油布傘上流下還不沾染一星微水點。我憤然地把傘丟了，覺得我們惟其有傘才會變得這樣嬌嫩。從此以後雨中雪中都是這樣赤着手很鎮靜地走着。仲烈是和我一樣的倔強這樣幹。

有一個雪晨，我們冒着雪去上課，到學校時一振衣，地上雪積成堆，在衣領中的雪爲體熱所融化，沿着脊背流下，兩人相顧一笑，表示快意。

現在住的雖然是舊屋，但有六鋪簾子，總算寬大，窗縫雖然合不攏，但有火缸可擁，又無須犯東湖的勁風，何蟠縮至此！

也許現在身體的衰弱，就由於那時無常識的倔強，就像這次受了一個整月的

苦割去的痔瘡，據說和冒雨雪走路受的溼氣有關。

但那時不崛起又將怎樣？

緊張的精神，由於刻苦的生活，還得維持舊有的崛起，把將來的生命，交付於鬥爭。

開窗，雪花撲在臉上，爽快無比。

七 爲學一首示子姪

彭端淑

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且且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

也。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2]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3]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之。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自力者也。

八 反日運動的準備 茅盾^[1]

如果有一個中學生在我面前，我要說這樣的話：

第一，中學生在他自身一方面，應該充實他的政治知識：要認明白國際聯盟

〔2〕是宰割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的集團，各帝國主義在利害衝突的又一面，仍企圖協調以瓜分中國；曾經宣傳一時的所謂『新道威斯計劃』〔3〕就是想將中國置於國際共管之下。並且要認明白，因為帝國主義各國經濟恐慌到了無可挽救的深刻與嚴重，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侵略也更加積極，企圖以中國民衆的血汗來挽救他們的崩潰。在此情形下而呼籲正義，聲訴公理，無異與虎謀皮。〔4〕

第二，由上所述，我們不但要加緊反日運動，並且要加緊反帝國主義運動。在救國這方面，中學生自致其力的方針就應該是喚起民衆來組織廣大的澈底的反日運動和反帝國主義運動；要由民衆來做澈底的反日運動，然後奸商的私運日貨以及一切的舞弊作奸方能免除，然後這反日運動能夠成爲真正的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器；同樣，澈底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也勢必加深世界帝國主義的經濟危機，從而促進各帝國主義內部的崩潰。

第三，中學生仍然要讀書，但一定不可以仍然讀死書，或是去聽留聲機器式的

講授了。爲要求得真正有用的知識以爲救國的基礎，中學生在喚起民衆的社會工作外，尤須注意於學校的改善；中學生應力爭選擇善良教師的權利，應力爭思想自由，言論集會自由。在一個專制家庭式的學校裏讀留聲機器式的死書，那就不是『讀書卽所以救國』而成爲『讀書適所以誤國』了。在此國難時期的中學生應該加緊他們的改革學校本身的運動！

九 田中侵畧滿蒙的奏摺^{〔1〕}王造時^{〔2〕}

日本朝野上下，莫不視我東北爲其唯一經濟的出路。且看田中^{〔3〕}對滿蒙的摺奏，便知其用心之所在。他說：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4〕}七萬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止

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鑛森林等物之豐，當世無其匹敵。我國因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鑛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餘萬元！此誠我國企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支那人民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東三省，勢如萬馬奔騰，數約百萬人左右。甚至威迫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剩餘之八千萬民，無處安身。此爲我國人口及食料之調節政策計，誠不勝遺憾者也。」

日本除經濟侵略以外，還有政治與領土的野心。不但想獨霸遠東，並且想稱雄世界。先吞滿蒙，次及本部，然後再逐鹿世界。田中所謂：

『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與日俄戰爭〔5〕之意，大同小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6〕及印度〔7〕南洋〔8〕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9〕之』

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我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10〕}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權利，乃其第一大關鍵也。』

據此，則知日本這次佔領東北，不僅是經濟的侵略，而且是政治的侵略。更據此，則知日本的目的，不僅在吞併滿蒙，而且在滅亡我全個中國，所謂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在征服台灣，第二期在征服朝鮮，皆已實現。唯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洲全帶，無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尙未實現。

因爲『尙未實現』，因爲早已『處心積慮』，所以只待時機的來到。

十 到火線上去（外一篇）

（一）到火線上去 烽火

從太陽廟出發和着兩個同伴一齊向東走，跨過鐵道，在大統路的一帶，靜寂得和午夜一樣，偶然有一兩個飢餓的貧民，像鬼影一般的在弄堂口出現，帶着驚奇的眼，望着向前線走去的我們。

炮聲，沈重的，響亮的，機關槍聲，短促的，急遽的，和我們的齊整的履聲互相和着。走到了火線後的第二條防壘了。

我們和防壘邊的兵士閑談了好久，他是多麼關心地問我們日軍後方的情形，要我們幫忙替他們去搗亂敵人，他又道謝我們民衆的慰勞，甚至到附近小鋪子去

買一碗酒，也不要他錢。他的眼色火一般的紅，他說開火以來還不曾睡過一次覺。最後來他說，我們打了許多仗，這一次才打得有意義，兄弟們大家都決定，不死不罷戰。爲他的熱情所感，我和他緊緊地握了一次手，我的熱淚流下來了——

——我們民衆跟你們一起死。

——是的，我們不相信政府，我們只靠老百姓。——他也流了淚。

道了別，我們又向前去，近新民路一帶民房都已燒燬了，血痕，殘屍，斷垣碎壁，我們踏着前進，機關槍聲在耳朵邊吹響，轟的一聲炮響，我急把身子一縮，女同伴的琴笑了：

——這是我們打過去的！

她嘲笑我大胆小，她在這兩天內，已上過了三次火線。

我們到了營部，從沙袋的孔穴裏，望見租界上的道路，我們的每一顆彈，正在向着帝國主義的宮殿衝擊，可愛的兵士兄弟！

他們道謝了我們的禮物，便送我們回去。

——呼——呼——呼，子彈從頭上飛過，我們又把身子縮短了。

(二) 淞滬的犧牲(時溥漸報)

敵人雖然猛烈地攻擊着，使足了他們那毀壞的暴力，三天過去了，我們的陣線依然是釘在那裏，從蘇州河到揚子江，^[1]三十華里！一條由藍色制服所繪成的長線，一道鐵血造成的鋼牆鐵壁！戰旗在淞滬線^[2]上飛揚着，後退着，前進着，追逐着，敵軍的鋼鐵，火炮，爆藥，肉彈，一起都在太陽旗的傾倒折斷之中消滅！

於是，接着的，便是那些傷兵，一車一車的，沿着滬太路^[3]運下來，他們那殘破的肢體在碎石凹凸的鄉路上顛顛着，呻吟着。然而，他們的任務卒於達到，淞滬保全了，炮煙漸漸稀薄，於是，我們便可以看見那灰藍色的戰線強固地，英勇地，由紅色的血液圍繞着。而且，每一根黑色的鎗口依舊是指着敵人，永遠指着敵人，在焦辣的腥

風裏，彈雨下，水田與墳墓之中。

接着，我們就跑到前線，閘北〔4〕的前線，現在的閘北已在敵軍的火網裏變成一片瓦礫，荒涼得像一座死城，淒寂得好比古代的墳墓，我們沿着中興路走進去，通過好幾道由藍衣弟兄們扼守着的步哨線，〔5〕於是，就到了寶通路與寶興路之間，張目一望，殘破得異常可怕。到處都是碎石，破瓦，焦黑的木頭，子彈壳，血染的軍帽，未燒盡的疏黃，半腐的死骸……

敵人飛機又成羣地出現，同時在距離我們三四百米的低空上也有榴散彈爆發，毫無情義地把他那三百粒鐵子彈在馬路上，濺起很高的泥土。我們急急忙忙地爬進汽車廂裏，轉向中山路前進，接着，兩旁淒涼的景物漸漸退隱，我們就跟着汽車再一度投進春郊的懷抱中去。

可是，這一夜我始終沒有睡着，我忘不了，尤其是忘不了在閘北所見的那一個死女人的屍骸。啊，真是可怕，她是被燒死的，滿身緊縮着，好像一隻小狗，她的左足上

還套着一隻半燬的高跟鞋。想必是所謂年輕的「摩登女」吧，然而從頭頸以下，在她那半被燒熟而冒出黃油的爛肉裏，祇有紫黃與焦黑的顏色滲和着，凝結在地上。至於那一副凄怪恐怖的臉，唉，那更不用說了！

敵人呀，敵人呀！前進，前進，我們藍衣的弟兄們！

第二天，我又到師部去，近來我到處都聽見敵人可怕的行爲，尤其是前天在孟家宅附近，我們的十幾個農人都被他們用刺刀殺死，殺死，這雖然祇是戰爭中最普通的死法，然而，我們試想一想，閉上眼睛來想，當那發光的，冰冷的，尖利的刺刀由凶猛的手臂用力刺進胸口裏去，尤其是刺進那些幼小的，柔嫩的嬰兒和女人的胸口的時候，到底是怎樣淒慘的一件事。

同時，從天通庵到廟行鎮，我們的村落是在那裏燒着，燒着，那些紅與黑的煙焰是一直沖到天上，沖到天堂裏去。

十一 喘息在炮聲彈雨中 [1] 陸鼎清 [2]

這是悲壯激昂到使任何人瘋狂的一夜！在這一夜，全上海的中國人的血都沸騰了！都忘記了一切利害，抹着熱淚，高呼着震天的口號，奔馳於各帝國主義所佔據的租界內，這是中國人空前的吐氣的表现，民族意識的表现！

我能參加了這光榮的一夜，我永遠都紀念着一直到死。

自前日我軍因「後援不繼」而退兵的消息傳來後，心裏一直如針芒刺戳着，昨天整一日坐立不安，從各方面得來的消息都使人悲憤涕泣，因此到午後我們家裏的各人都提議買酒來喝，這自然不是爲尋樂，是苦悶不過，想利用辛辣的酒漿來爆發心頭鬱火，可憐我們都是無力無權的弱者，只有消極的浪費自己的生命洩憤！

今早六點鐘娘姨就把報紙送到臥室，（自戰事發生以來，她每天都是極早就

起來等候報紙到來，然後送給我們看，其目的是希望我們看後告訴她一些關於戰事的消息。她聽到我軍戰勝便色喜，聽到了不好的消息就蹙額歎息，她雖然無知識，她雖然是粗人，但她的血是熱的，她的心是活躍的，我相信她比一般據高位的政府要人有良心，她配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因為她知道愛她國家，她能共國家的休戚。我在枕上讀過了兩張報紙，雖然上面載着我軍又勝的消息，但總禁不住的流淚。錫因為身體不舒服沒有照往日一樣搶報紙看，但我唸了幾個消息給他聽後，他也默然不語。我再不能睡了，便推被起床，把報紙送到菊姐床前給她看。

洗過臉，我又走到菊姐床前想和她談談，剛擰簾，就看到她一手執報紙，一手在抹眼淚，因此我便沒有開口，反身回到臥室，穿上大衣就往樓下走，因為我心頭的積壓覺得更重了，我只有往馬路上去走。出了三德坊便一直走到花園坊廖夫人處，想從她那裏探到點消息，不料門房說她昨夜已走了，問她到什麼地方去，回說不知道。於是我只好找何品泉君問究竟，據何君說她是去蘇州慰勞傷兵。我很失悔昨天沒

有去看她，否則我可以同去蘇州一趟。

出了花園坊，仍然不想回家，我又到蘅姊處，兩個人很喪氣的談了半天，又感無聊，便離開她家去找趙姊，半路遇着一個外國瘋子阻路，只得回到家裏。錫同菊姐都已起來了，客廳裏坐滿了人，每個人的臉上都罩着一層沈痛的悲哀，我在客廳轉一轉，又出門去找趙姊，在她家談了一會，句句話自然離不了戰事。到午飯時候，我才回家吃飯。

午飯後錫有事先走了，家裏的人都提議去街上走走，便一齊出發，中途我和菊姐離開了芳艸們一羣去理髮，三點鐘後到了英大馬路，菊姐因為要回北平想去買點東西，走進公司去轉了一會，我覺得來往的人們的臉上都異於往昔，都被悲哀失望侵蝕着顯現一種異樣的色彩，因此心頭更沈悶，沈悶到想放聲大哭。

六鐘點和菊姐到愛多亞路都一處，因為秋原們在那裏等吃飯，菜剛上桌子，就聽到街上放爆竹，初，我們還罵是誰無聊在這時候尋樂。後來聽到喧嚷聲越來越大，

才跑出去看，見滿街都是人，幾個身穿短衣的工人持着國旗放着鞭炮呼着口號跑，不一會馬路兩旁的商店也撐出國旗放起爆竹來了，人聲震天，大家都像瘋了一樣的狂呼，我們一羣站在樓頭拍掌高呼，因為我們已知道是爲了慶祝我軍克真茹並打死了日將白川了。

鞭炮聲響愈緊，一輛輛汽車都掛着鞭炮搖着國旗從樓下飛馳。還有許多坐在洋車上和騎着腳踏車放鞭炮的，我是看着嚷着，熱淚一直不停的流着，到後來大家都不願意吃飯了，只開了幾瓶酒，每人痛喝了幾杯後便離開飯館，跑到燭店買了許多鞭炮，每人提着一掛，衝進街心，隨大衆跑，隨大衆叫口號，因為是興奮極了不顧一切的跑，到大世界前十字路口錫被對面來的汽車壓住脚，因為他口裏還在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所以我雖在他身傍但不知他已受了傷。幸而壓得十分重，後來他還能走路，我們又去買一批鞭炮，再繼續着燃放，這時候街上人更多了，汽車馬車洋車電車腳踏車，來來往往都是放鞭炮叫口號搖國旗的人。雖然是在外

人管轄的租界內，但是他們已不能制止我們熱血沸騰的民衆。

十二 白種人——上帝之驕子朱自清

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電車的頭等裏，見一個大西洋人帶着一個小西洋人，相並地坐着。我不能確說他倆是英國人或美國人；我只猜他們是父與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種的孩子，不過十一二歲光景，看去是個可愛的小孩，引我久長的注意。他戴着平頂硬草帽，帽簷下端正地露着長圓的小臉。白中透紅的面頰，眼睛上有着金黃的長睫毛，顯出和平與秀美。我向來有種癖氣：見了有趣的小孩，總想和他親熱，做個好同伴；若不能親熱，便隨時親近親近也好。在高等小學時，附設的初等裏，有一個養着烏黑的西髮的劉君，真是依人的小鳥一般；牽着他的手問他的話時，他只靜靜地微仰着頭，小聲兒回答——我不常看見他的笑容，他的臉老是那麼幽靜和真誠，皮

下却燒着親熱的火把。我屢次讓他到我家來，他總不肯；後來兩年不見，他便死了。我不能忘記他！我牽過他的小手，又摸過他的圓下巴。但若遇着「2」的小孩，我自不能這麼做，那可有些窘了；不過也不要緊，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兩回，十回，幾十回！孩子大概不很注意人的眼睛，所以儘可自由地看，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我凝視過許多初會面的孩子，他們都不曾向我抗議；至多拉着同在的母親的手，或倚着她的膝頭，將眼看她兩看罷了。所以我膽子很大。這回在電車裏又發了老癱氣，我兩次三番地看那白種的孩子，小西洋人！

初時他不注意或者不理會我，讓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幾回，那父親站起來了，兒子也站起來了，他們將到站了。這時意外的事來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對面；走近我時，突然將臉盡力地伸過來了，兩只藍眼睛大大地睜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見了；兩頰的紅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臉一變而爲粗俗、凶惡的臉了！他的眼睛裏有話：『咄！黃種人，黃種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

真的稚氣，臉上滿佈着橫秋的老氣^{〔3〕}了！我因此甯願稱他爲「小西洋人。」他伸着臉向我，足有兩秒鐘；電車停了，這才勝利地掉過頭，牽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兒子似乎要高出一半；這時正注目窗外，不曾看見下面的事。兒子也不去告訴他，只獨斷獨行地伸他的臉，伸了臉之後，便又若無其事的，始終不發一言——在沈默中得着勝利，凱旋而去。不用說，這在我自然是一種襲擊，「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襲擊！

這突然的襲擊使我張皇失措；我的心空虛了，四面的壓迫很嚴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我在那小西洋人兩顆鎗彈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覺着有被吞食的危險，於是身子不知不覺地縮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麗思^{〔4〕}的勁兒！我木木然目送那父與子下了電車，在馬路上開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頭，斷然地去了。我這時有了迫切的國家之感！我做着黃種的中國人，而現在還是白種人的世界，他們的驕傲與踐踏當然會來的；我所以張皇失措而覺着恐怖者，因爲那驕傲我的，踐踏

我的，不是別人，只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⁵我向來總覺得孩子應該是世界的，不應該是一種，一國，一鄉，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國的孩子叫西洋人爲『洋鬼子』。但這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已被揀入人種與國家的兩種定型裏了。他已懂得憑着人種的優勢和國家的強力，伸着臉襲擊我了。這一次襲擊實是許多次襲擊的小影，他的臉上便縮印着一部中國的外交史。他之來上海，或無多日，或已長久，耳濡目染他的父親，親長，先生，父執，乃至同國，同種，都以驕傲踐踏對付中國人；而他的讀物也推波助瀾，將中國編排得一無是處，以長他自己的威風。所以他向我伸臉，決非偶然而已。

這是襲擊，也是侮蔑，大大的侮蔑！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虛，一面却又感着憤怒；於是有了迫切的國家之念。我要詛咒這小小的人！但我立刻恐怖起來了：這到底只是十來歲的孩子呢，却已被傳統所埋葬；我們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種人的世界，更非某國人的世界）眼見得在正來的一代，還是毫

無信息的！這是你的損失，我的損失，他的損失，世界的損失；雖然是怎樣渺小的一个孩子！但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從容，他的沈默，他的獨斷獨行，他的一去不回頭，都是力的表現，都是強者適者的表現。決不婆婆媽媽的，決不黏黏搭搭的，一針見血，一刀兩斷，這正是白種人之所以爲白種人。

我真是一個矛盾的人。無論如何，我們最要緊的還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誰也是上帝之驕子；這和昔日的王侯將相一樣，是沒有種的！

十三 睡

屠格涅夫著 [] 郭沫若譯

我久已離了我的故鄉，

依然是污穢的街市，蒸濕的肆塵！

我看牠，可儼然和昨朝一樣；

無頂的頽屋依然高聳在空中，

舊態依然；時辰好像未轉；

山積着的災難，壁上的苔蘚蒙茸，

上面浮泛着死屍般的腥氣，

下面蠕動着斯拉夫民族〔2〕的遊

屍。

民族誠是自由，祖國也誠是自由！

這些自由人可只是冷眼地鎖在窮

愁；

自由的兩臂無力的在肩下墮垂，

〔3〕

佇立在命運之前，只是低頭縮尾。

舊態是全部依然！只有一特長可見：

五洲的民族再沒有這般深熟的睡

眠。

都市，鄉坊，都深深沈入睡中，

晝夜無分，坐立都在做夢，

農事中，擣中，一切都在酣睡；

高山上的迷霧，幽谷裏的翠微；

守夜的睡在悄靜的哨房，

嚴寒不能凍醒，烈日不能燒傷；

商人睡着在他的貨旁竄走，

官僚睡着在發揮他的優遊；

法官睡，罪人睡，主人和奴婢，

鄉裏的農民不怕在耕耨着朝

輝

一切都在睡中，一切都在做夢，
斯的地土，

只有酒店裏的喧囂，睜着眼睛兇兇，
萬歲呀，萬歲，睡眠的皇圖！

從北極以至高加索，
全俄羅

十四 爲甚麼要愛國 潘力山「」

我與國家有甚麼關係？

國家在歷史上底罪惡，已經不少，現在再要提起愛國兩個字來說，恐怕有些人就不歡喜聽了。既是如此，又何以要討論這個問題呢？因爲上海有幾位朋友，討論『爲甚麼要愛國』底問題，作了好幾篇文章；其中有一位朋友，寫信問我底意見如何，我正懶得動筆，恰逢晨報週年紀念，徵求大家底著作，所以我就將這個題目，來討論一下。

我以爲要討論『爲甚麼要愛國』這個問題不可不先討論『我與國家有甚麼關係』。凡與我們有關係底事物，我們自然會愛他；沒有關係，那末要愛也無從愛起。

社會學家，以爲人底意義有兩種：一種是自然人，一種是文化人；自然人生來便是，文化人乃直接間接由社會造成底。譬爲動物，若是自來就各個散處，他底性格，便不能完全實現；換一句話說，祇見得他具備自然人底性格，和動物沒有區別。假使與同類聚處，便和動物不同，要發生一種同類意識了，因此互相影響，就產出風俗習慣，宗教，道德，文化，美術種種底社會制度來。個人生在社會裏，受這社會底種種薰陶，然後成一個文化人。我們若將一個文化人底性格，加以剖解：何種是由社會造成？何種是生來就有的？將那由社會造成的一齊除去，剩底就是一個赤裸裸的動物了。我嘗和一位朋友談天，他說他要『出世』，我說這句話，從主觀的解釋，你便是作官，也可以說『出世』，如古人所謂『隱於市朝』的話，倒未嘗不可；若從客觀的解釋，世

間（社會）是出不了底，你這『出世』的思想，還是由世間造出來底。言語是世間底產物，用來達人類意思底工具，你若不入世，就不會說話；你若要『出世』，就不該說話；你一說話，就用了世間的工具，還說『出世』麼？話雖是說笑，却有至理。總之人不能離社會而獨立；離了社會，便是自然人，不是文化人。所以有人說，『產生人底是父母，造成人底是社會。』人類既不能離社會而獨立，雖在極野蠻未開化底時代，到了某種程度，就有種種特殊社會的發生；因天然的結合而有家族社會，因信仰的結合而有宗教社會，因財貨的結合而有經濟社會。這各種特殊的社會，平時散散漫漫地都不覺得；到了遇外侮底時候，就不能不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這個團結帶得有政治作用，久而久之，就成了國家。并且那組成社會的個人相互之間，不能沒有衝突底地方；社會既有特殊性質，就各有各底特殊感情，特殊利害，也不能沒有衝突底地方。有了衝突，便不能不有一個超特殊的社會來盡這調和整齊底責任；這個超特殊的社會，便是國家。

依歷史哲學和社會學的證明，未有社會以前，完全是弱肉強食底動物世界；有了社會，就跟着有習慣與論宗教種種底社會力；然後人底生命財產，才有保障。那保障却不大鞏固，有了國家，就有法律，就有公權力來作後援；到了社會力變成公權力底時候，那保障就鞏固得多了。所以有人說：『必有社會而後人（文化人）底性格才能表現；必有國家而後社會底組織才能完全。』

我並不是以國家爲偶像的人，不過從文化史底一方面看來，若是自來就沒有國家這種組織，人類底文化，還到不了這個地步。最遠底將來，我不敢說；就現在和最近底將來而論，也還要利用國家這種組織，來滿足人類底生活，以爲世界統一底地步。簡單說一句話，還是不能離掉國家底；不能離掉國家，就不能不愛國家了。

說到這裏，要請注意：人類是我底最大擴充，國家是我底次大擴充，家族是我底最小擴充。愛我是本來的目的；推而至於愛家愛國，以至於愛人類，都是由愛我一念所發展。愛我非不愛他人；真正底愛我，不是利己主義。愛國，非不愛人類；真正的愛國，

不是帝國主義：這一點萬不可誤會。但自來底國家，都是爲少數人所獨占，（君主，軍閥，資本家及專業之官僚，政客等）雖不能說多數人毫無利益，實在是保護多數人底利益少，保護少數人底利益多；並且有國家便有政權，因少數人爭政權底緣故，多數人底生命財產，往往竟爲他們所犧牲。至於帝國主義底國家，更不用說了。這樣底國家，要多數人去愛他，實在是一種不自然底現象。惟有對外底時候，利用種種刺激，喚起那一種恐怖底虛榮的神祕的作用，可以支持一時。好像上了電氣一樣，電氣一過，就漸漸的等於零了；以後自覺底人越多，電氣越不中用了。

從心理上說起來：凡遇一件事體，那關係淺薄，純處於被動地位底人，教他發生愛情，是不容易底。要想人人愛國，除非是人人自動的參與國政，使人人底生活，都與國家發生很密切的關係。到了那個時候，不怕他不愛國，祇怕他愛之過甚，竟忘却人類了。

所以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

人不能離社會而獨立。在世界未統一以前，國家是一個較統一較完備底社會，因之人不能離國家而獨立，不能離國家，就不能不愛國家。愛國家與愛人類，非相反而相成。但這愛是出於自然，不出於勉強。君主的或貴族的（統軍閥等而言）國家，君主或貴族愛他，倒很自然；民衆愛他，就勉強了。要民衆自然的愛國家，就不能不改造一個民衆的國家。

民衆啊，趕快起來改造啊！

十五

最後一課

都德著「」胡適之譯

這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却一個字都記不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

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

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着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爲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開講了，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座位，心還是拍拍的跳。

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

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可怪的，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可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却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擺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着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有愁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坐位，恭恭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最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許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

我聽了先生這句話，就像受了電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

爲什麼却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沈沈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會好好學些法文，不會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得很！

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正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拾起來。只聽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著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著，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

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

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²、『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抬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檯子凳子都是四十年前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朱簾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却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作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

的拼音。坐在後的赫叟那老頭兒帶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拼那 Pa Pe Pi Po Pu³。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

十六 鐵一般（外一首）

(一)鐵一般符竹因〔1〕

我們的手像鐵一般地黑，

我們的腳像鐵一般地黑。

我們的遭遇像鐵一般地冷，

我們的生活像鐵一般地冷。

但是我們有鐵一般的力，

更有鐵一般的堅決。

你看，我們的手臂就是鐵的槍桿，

我們的手指就是鐵的子彈。

我們要用我們鐵的肝膽，

和我們鐵一般的勇敢。

朋友呀，握緊我們力大無比的鐵手，

發出戰鬥的鐵一般的怒吼。

(二)人生的格言 巴爾茫特著〔1〕
失名譯

我向自由的風問一問，

我應做甚，如何能做少年人？

遊狂的風回答我：

『應如空中風一般的飛騰。』

我向汪洋的大海問一問，

人生偉大的格言是什麼？

我向高照的太陽問一問，

響亮的大海回答我：

我怎樣能比朝霞還顯得紅耀？

『永遠做一個聲音浩壯的，像我。』

太陽什麼也沒回答，

但是我的心靈却聽着了：『燃燒！』

十七 少年中國 梁啓超「一」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慮也，故灰心；惟好行樂也，故盛氣。惟

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

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爲者；惟喜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爲者。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烟，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2] 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3] 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4] 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花。老年人如死海之瀦^[5]，爲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梁啓超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十八 洪水與猛獸 [1] 蔡元培 [2]

二千二百年前，中國有個哲學家孟軻。[3] 他說國家的歷史，常是「一亂一治」的。他說第一次大亂，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亂，是三千年前的猛獸。後來說到他那時候的大亂，是楊朱 [4] 墨翟 [5] 的學說。他又把自己的拒楊墨，比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驅猛獸。[6] 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說楊墨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後來一個學者，要是攻擊別種學說，總是襲用「甚於洪水猛獸」這句話。譬如唐宋儒家，攻擊佛老，[7] 用他，清朝程朱派，[8] 攻擊陸王派，[9] 也用他；現在舊派攻擊新派，也用他。我以爲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彷彿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對付洪水，要是如蘇 [10] 的用湮法，便愈湮愈決，不可收拾。所以

禹改用導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漚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利無害的。孟氏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於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氏引公明儀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現在的軍閥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得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麼？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麼？

所以中國現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伏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十九 思想解放 梁啓超

要個性發展，必須從思想解放入手。怎樣叫思想解放呢？無論什麼人向我說什麼道理，我總要窮原竟委想過一番，求出個真知灼見。當運用思想時，絕不許有絲毫『先入爲主』的意見束縛自己，空洞洞如明鏡照物。經此一想，覺得對我便信從，覺得不對我便反抗。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這是韓昌黎〔1〕極無聊的一句話，聖人做學問，便已不是如此。孔子〔2〕教人擇善而從，不經一番擇，何由知得他是善？只這個擇字，便是思想解放的關目。歐洲現代文化，不論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是從『自由批評』產生出來，對於在社會上有力量的學說，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總許人憑自己見地所及，痛下批評。批評豈必盡當，然而必經過一番審擇，纔能有這批評，便是開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這批評，又引起別人的審擇，便是開了社會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潛發，〔3〕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運自然日進。倘若拿一個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4〕範圍一世人心，無論其人爲今人，爲古人，爲聖人，無論他的思想好不好，總之

是將別人的創造力抹殺，將社會的進步勒令停止了。須知那人若非經過一番思想，如何能創出這金科玉律來？我們既敬重那人，要學那人，第一件便須學他用思想的方法。他必是將自己的思想脫掉了古代思想和並時思想的束縛，獨立自由研究，纔能立出一家學說。不然，這學說可不算他的了。既已如此，爲甚麼我們不學他這一點，倒學他一個反面？我中國千餘年來，學術所以衰落，進步所以停頓，都是爲此。

有人說：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變了離經叛道。〔5〕我說：這個全屬杞憂。〔6〕若使不是經，不是道，離他叛他不是應該嗎？若使果是經，果是道，那麼，俗語說得好：『真金不怕紅爐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評攻擊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批評擁護他，經一番刮垢磨光，越發顯出他的真價，倘若對於某家學說不許人批評，倒像是這家學說經不起批評了。所以我奉勸國中老師宿儒，千萬不必因此着急，任憑青年縱極他的思想力，對於中外古今學說隨意發生疑問。就是鬧得過火，有些『非堯舜，薄湯武』〔7〕也不要緊。他的話若沒有價值，自然無傷日月，管他則甚？若認爲穀得上算人心

世道之憂，就請痛駁起來呀！只要彼此適用思辨的公共法則，駁得針鋒相對，絲絲入扣，孰是孰非，自然見個分曉。若單靠禁止批評，就算衛道，這是秦始皇「偶語棄市」的故技，能毅成功嗎？

還有幾句打破後壁的話，待我說來。思想解放，道德條件一定跟着動搖，同時社會上發現許多罪惡，這是萬無可逃的公例。但說這便是人心世道之憂，卻不見得。道德條件，本是適應於社會情形建設起來；社會變遷，舊條件自然不能適用。不能適用的條件，自然對於社會上失了拘束力，成了一種僵石的裝飾品。一面舊條件既有許多不適用；一面在新社會組織之下，需要許多新條件，卻並未規定出來，道德觀念的動搖，如何能免？我們主張思想解放，就是受了這動搖的刺激，想披荆斬棘求些新條件，給大家安心立命。他們說解放思想便是破壞道德，道德二字作何解釋，且不必辨，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鎖起來，試問他們所謂道德，是否就人人奉行，舊道德早已成了「具文」，「¹⁰」新道德又不許商榷，這纔真是破壞道德哩。至於罪惡的發現，卻有兩

種原因：第一件是不受思想解放影響的。因為舊道德本已失了權威，不復能拘束社會，所以惡人橫行無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幾多罪惡；難道是新思想提倡出來的嗎？第二件，是受思想解放影響的。因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愛說抉破藩籬的話，有時也說得太過。那些壞人就斷章取義，拿些話頭做護身符，公然作起惡來。須知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為本來是滿腔罪惡，從前却隱藏掩飾起來，如今索性盡情暴露，落得個與衆共棄，還不是於社會有益嗎？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處，並無壞處，我苦口諄勸那些關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這個潮流罷。

二十 一個貞烈的女孩子〔一〕 庵〔二〕

『爸爸，我實在餓的忍不住了。你四天多不給我一口飯喫，爸爸呀，你當真忍心看着我餓死嗎？』

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鎖在後堂屋西頭房裏，兩支手不住的捶打房門，連哭帶喊，聲音已經啞了。他的父親坐在房門外頭一張椅子上，臉上顏色，冷冰冰的好像鐵一樣。聽着他的女兒喊叫，忽然站起來指着房門說道：

「阿毛，你怎麼這樣的糊塗。我自從得了吳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拏定主意叫你殉節。又叫你娘苦口勸你走這條路，成就你一生名節，做個百世留芳的貞烈女子。又幫你打算，叫你絕粒。我爲什麼要這樣辦呢？因爲上吊服毒跳井那些辦法，都非自己動手不可，你是個十四歲的孩子，如何能夠辦得到？我因爲這件事情，很費了躊躇，後來還是你大舅來，纔替我想出這個好法子，叫你坐在屋裏從從容容的絕粒而死。這樣殉節，要算天底下第一種有體面的事，祖宗的面子上，都添許多光采，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說了。你要明白，這樣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實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極了。」

王舉人說了一篇大道理，他女兒聽了還是不懂，哭喊越發利害，後來竟然對他

老子大罵起來。王舉人沒有法子想，只好溜出來，叫陳媽把他房裏書桌子上那把新洋鎖拏來，連穿堂後邊通後院的門，也鎖起來了。

到了明天，阿毛的娘，躺在牀上，正在爲他女兒傷心流淚。看見王舉人從外面進來，就向他說道：「阿毛不吃飯也經六天了，還沒有餓死，還是直着脖子在那裏喊罵。今天嗓子更啞，聲音好像老鴨子，我聽到耳朵裏，比刀扎我的心還要難受，這樣慘的事情，我實在經不住了。依我的意思，不如拏你喫的鴉片煙膏，和在酒裏，把他灌下去，叫他死的快些，也少受許多苦。這樣的辦法，我想你也沒有什麼不願意。」

王舉人說：「你這個主意，我倒也很願意辦。但是事到如今已經遲了。你要曉得我們縣裏的鄉風，凡是絕粒殉節的，都是要先報官。因爲絕粒是一件頂難能而又頂可貴的事，到了臨死的時候，縣官還要親自去上香進酒，行三揖的禮節，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叫一般婦女都拿他作榜樣。有這個成例在先，我們也不能不從俗。阿毛絕粒的第二天，我已經託大舅爺稟報縣官了。現在又要叫他服毒，那服過毒的人，

臨死的時候，臉上要變青黑色，有的還要七竅流血，縣官將來一定要來上香的，他是常常驗屍的人，如何能瞞過他的眼？這豈不是有心欺騙父母官嗎？我如何擔得起？」

又過了一天，是阿毛絕粒的第七天了。王舉人清早起來，躺在炕上過癮，後堂屋裏連鴨子似的聲音，也不聽見了。知道阿毛已到要死的時候，連忙出來，開了兩道門上的鎖，進去一看，阿毛直挺挺的，臥在牀上，臉色灰白，瘦得皮包骨頭，眼珠子陷到裏頭，成兩個深坑。簡直像個死過的人，拿手放在他小嘴唇上，還略有一絲氣息出進，緊按他兩手上的脈，也還覺得有點跳動，知道他還可以經過三四個鐘頭，纔能斷氣。正當這個時候，可巧大舅爺來了。王舉人就託他趕快往縣衙門裏去報告。又託他順道代邀幾位熟識的鄉紳，預備縣官來的時候作陪客。王舉人叫人把香桌擡到客廳裏，正面擺好，就同他夫人把阿毛擡起，放在一張大圓椅上坐着，拿幾根絲帶子，把他從頭到脚，都綁在椅子上，擡到客廳裏香桌跟前，再看阿毛，兩隻眼睛的光，已將散了，只有氣息還沒有斷盡。他娘看見他這個樣子，就忍不住大哭起來。王舉人繯着眉頭說

道：「今天縣太爺來上香，總算我們家裏百年不遇的大典，你這樣哭哭啼啼，實在太不像樣，你還是忍着些好。」他夫人就哭着進後面去了。

大舅爺同着幾位鄉紳進來了，不多一刻，合肥縣官也來了。上香，進酒，作三個揖。禮畢，王舉人向縣太爺作揖道謝。坐定後，彼此說了許多客氣話，縣太爺端茶盃告辭，幾位陪客略坐一坐，也都散去了。

王舉人送完了客，向大舅爺說道：「剛才縣太爺說的，他那裏還預備了「貞烈可風」四個字的一方匾額，明天早上就用他衙門裏的全副執事鼓樂送過來懸挂。這件事情，一定要轟動了全城的親友，都來賀匾，又要到阿毛靈前上祭。明天還要勞舅兄的駕，早些到我這裏，替我煩一煩神招待他們。」大舅爺說：「那是應該的事，何消你說，我想我這外甥女兒，不過十四歲的一個孩子，死後驚動了合城官紳，替他挂匾上祭，他的福命，總還……」剛說到這裏，忽然聽見後面上房裏一陣亂嚷，老陳跑出來喊道：「老爺，請你快些進去，太太哭暈過去了。」

一一一 舍己爲羣 蔡元培

積人而成羣，羣者，所以謀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羣而危險，在羣中之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保羣，而羣將亡，則不得已而有舍己爲羣之義務焉。

舍己爲羣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羣中，羣亡則己隨之而亡，今舍己以救羣，羣果不亡，己亦未必亡也。卽羣不亡，而已先不免於亡，亦較之羣已俱亡者爲勝。此有己之見存者也。一曰：立於羣之地位，以觀羣中之一人，其價值必小於衆人所合之羣。犧牲其一而可以濟衆，何憚不爲！一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爲羣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爲羣之衆人。此無己之見存者也。見不同，而舍己爲羣之決心則一。

請以事實證之。一曰從軍。戰爭，罪惡也；然或受野蠻人攻擊，而爲防禦之戰，則不得已也。例如比之受攻於德，比人奮勇而禦敵，^{〔一〕}雖死無悔，誰曰不宜。二曰革命。革

命，未有不流血者也；不革命而奴隸於惡政府，則雖生猶死，故不憚流血而爲之。例如法國一七八九年之革命，^[2]其事前之鼓吹運動而被拘殺者若干人，臨時奮鬥而死傷者若干人，是皆基於舍己爲羣者也。三曰暗殺。暗殺者，革命之最簡單手段也。殲魁而釋從，懲一以儆百，而流血不過五步。古者如荆軻之刺秦王，^[3]近者如蘇斐亞之殺俄帝亞歷山大第二，^[4]皆其例也。四曰爲真理犧牲。真理者，和平之發見品也；然或爲教會，君黨若貴族之所忌，則非有舍己爲羣之精神，不敢公言之。例如蘇革拉底創新哲學，下獄而被斃，^[5]哥白尼爲新天文說，見讎於教皇，^[6]巴枯甯道無政府主義，而被囚被逐，^[7]是也。

其他如試演飛機，探險南北極之類，在今日以爲敢死之事業，雖或由好奇競勝者之所爲，而亦有起於利羣之動機者，得附列之。

二二 古代英雄的石像 [一]葉紹鈞

因爲紀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請雕刻家給這位英雄雕一個石像。

雕刻家答應下來，先去翻看有關於這位英雄的歷史，想像他的狀貌，更想像他的性情和志概。雕刻家的意思，隨隨便便雕一個石像不如不雕，要雕就得把這位英雄活活地雕出來，讓看見石像的人認識這位英雄，明白這位英雄，因而更崇敬這位英雄。

成功往往跟在專心的背後。雕刻家一壁參攷，一壁想像，心裏頭石像的模型漸漸完成了。他決定石像的姿態應該怎樣，面目應該怎樣，小到一個小指應該怎樣，細到一絲頭髮應該怎樣。惟有依照這決定的雕出來，纔是有活氣的。這位英雄本身，不但是死的石像。

雕刻家到山中采了一塊大石，就動手工作。他心裏有完成的模型在，望到那塊大石，什麼地方要留着，什麼地方要鑿去，都清楚明白。鐵鑿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大的石塊小的石塊紛紛離開，掉在地上。像神仙顯現一樣，起初模糊，後來明晰，這位英雄的像終於站在雕刻家面前了。一絲也不多，一毫也不少，正同雕刻家心裏想定的模型一樣。

這石像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表示他的志概遠大無窮。嘴張開，好像在那裏喊「啊！」左臂圈向裏，堅實有力，彷彿圍抱着在他手下的羣衆。右手握拳，伸向前方，筋骨突露像老樹幹，意思是誰敢侵犯他一絲一毫的，來受領這傢伙——拳頭！

市的中心有一片曠場，大家就把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曠場的中心。石像的基臺用石塊砌成，就是雕刻家雕像時鑿下來的大小小的石塊。這是一種新的美術建築法，雕刻家說比較用整塊的方石墊在底下好得多。基臺非常高，人從市外跑來，第一望見的就是這石像，猶如跑進巴黎第一望見那鐵塔。

雕刻家從此成了名。他能夠給古代英雄雕一個石像，滿大家的意。

爲了石像成功會開一個盛大的紀念會。市民在石像下行禮，歡呼，唱歌，跳舞；還喝乾了幾千罇的酒，拉破了幾百身的衣裳，跌傷了好些人的膝蓋額角。從這一天起，大家心裏有這位英雄，眼裏有這位英雄，作一切的事好像比從前特別出勁，特別有意思。無論誰從石像下經過，總是停步，恭恭敬敬鞠躬，然後再走去。

驕傲，若非聖人或愚人，就難得免。那塊被雕成英雄像的石頭，既不是聖人，又不是愚人，只不過一塊石頭罷了，見人家這樣崇敬他，當然遏不住他的驕傲。

「看我多榮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禮。我知道他們中間沒有一顆心是虛偽的。這種榮耀最難得，沒有一個神聖的佛能夠比得上！……」

他這話不是向浮游的白雲說，白雲無心，不能懂他的話；也不是向搖擺的叢林說，叢林絮語，沒空聽他的話。他這話是向墊在他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塊說的。

驕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擺，也是世間的老規矩。但是他依然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並不略微低頭湊近他的伙伴，這就見得他的驕傲太過了分。他竟不屑再近他的伙伴，再看他的伙伴；嚥住在他喉間沒有說出的一句話當然是「你們，墊在我下面的，算得什麼呢！」

「喂，在上面的朋友，你給什麼東西迷住心了？你忘記了從前！」在基臺一角的
一塊小石慢吞吞地說，宛如喚醒醉人，每個字音都發來清楚，着實。

「怎麼樣？」上面那石頭覺得出乎意料，但不肯放棄傲慢的聲氣。

「從前你不是同我們混和在一起的麼？也沒有你，也沒有我們，我們是一整塊。」

「不錯，從前我們是一整塊。但是，經雕刻家的手，我們分開了。鐵鑿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你們紛紛掉下了。獨有我，成爲光榮尊貴，受全體市民崇敬的雕像。我處現在這特殊地位正是應當的。你們在我下面墊底作基臺，也適合你們的

身分。難道你們同我平等麼？如果你們同我平等，先得叫地和天平等！」

「嘻！」另一小石塊忍不住，出聲笑了。

「笑什麼？沒有禮貌的東西！」

「你不但忘記了從前，也忘記了現在！」

「現在又怎麼樣？」

「現在你其實並沒同我們分開。我們還是一整塊，不過改了個樣式。你看，從你的頭頂到我們最下層，不是膠黏在一起麼？並且，因為改成現在的樣式，你的地位很不安穩。你立足在我們身上，只要我們拋開你，你就不得高高地……」

「除開你們，世間就沒有石塊了麼？」

「再不用尋別的石塊了。那時候你一交跌下來就沒有了你，碎作千塊萬塊，同我們毫沒分別。」

「沒有禮貌的東西！休得瞎說威嚇人家！」上面那石頭動了怒，又想自家的尊

嚴不可損失，故而大聲呵喝，像對着罪犯奴隸。

「他不相信，」砌成基臺的全數石塊一齊開口，「馬上試給他看，我們就此拋開他吧！」

上面那石頭驚得忘記了動怒，也忘記了自家的尊嚴，只提高聲音央求道，「慢！慢！彼此是朋友，混和在一起膠黏在一起的朋友，何必作難！我相信你們的話全是真的，你們切莫拋開我！」

「哈哈！你相信了？」

「相信了，完全相信。」

危險算是過去了。驕傲像隔年的草根，寒冬方過，又透露一絲的芽。上面那石頭故意把語聲發得軟和點，商量一般說道，「我總覺得我比你們高貴些，因為我是一位英雄，他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

一塊小石帶笑帶諷說，「歷史全靠得住麼？幾千年以前的人，獨個兒在那裏想

的心思寫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都會寫下來。你看歷史能不能全信？」

另一塊石頭接着說，「尤其是英雄，也許是個庸人，也許是個壞東西，給寫歷史的人高興這麼一寫，就變成英雄了；反正誰也不能倒過年代來對證。更有趣的，並沒有這個人，明明是空虛，也會成爲英雄。哪吒，孫行者，武二郎武松，不都是英雄麼？這些雖說是小說裏的人物，然而確已生存在人們的心裏，這就小說和歷史相差不了多少。」

「我所代表的那位英雄不見得是空虛吧？」上面那石頭有點心寒，竭力想安慰自己，「看市民這樣紀念他，崇敬他，應該是歷史上真實的英雄。」

「那裏說得定呢！」六七塊石頭同聲接應。

一塊伶俐的小石又加上一句道，「市民最大的本領就是紀念空虛，崇敬空虛！」

上面那石頭十二分不安，喃喃地獨語道，「那末我上當了！那個雕刻家叫我代

表了空虛，卻把我高高聳起，算是給我光榮尊貴的地位。我起初不明白，還以為足以驕傲。我上當了！」

砌成基臺的許多石塊也喃喃地說道：「我們又何嘗不上當！一輩子堆疊在空虛的底下，有什麼意思！」

大家不再開口，各自想心思。

半夜裏，石像忽然倒跌下來，像游泳家從高處跳入水中。離地高，跌得重，碎作千塊萬塊，不再存石像的一絲踪影。同時基臺也解散，坍到地上，依舊是大大小小的石塊。

明天朝晨，市民豫備經過石像下恭恭敬敬鞠躬，卻見曠場中心堆滿亂石塊，石像不知那裏去了。大家呆呆相看，說不出一句話；身體裏好像被抽去一半的精神，做事就覺懶懶地沒意思。

雕刻家來到亂石塊旁邊大哭一場，算是哀弔他生平最偉大的成績。並且宣告

說，他從此不會雕刻了的。的確，他以後不會雕過一件小東西。

亂石塊堆在曠場中心很討厭，有人提議用來築市外往北去的道路，大家都贊成。新路築成之後，市民由此往各處去更覺方便，不免高興，又舉行慶祝的盛會。

晴美的陽光照在新路上，每一石塊露出一個笑臉。他們輪替地讚美自己道：

「我們真個平等！」

「我們毫不空虛！」

「我們集合在一塊，鋪成真實的路，讓人們行走！」

一一三 踏着我的胸膛去呀 儲皖峯「」

春已燃着了全世界，同時燃着了——一個青年的戰士。奮起，殺敵的熱情，在他的身上擾亂着，好像一切有生之倫要乘着春光從地下萌發出來一樣。他肩上懸了一桿

槍，從他的營中向外走去。乳白色的太陽，射在他的灰色的布軍服上，也好像染上了春的美意。他低下頭看一看油光亮的皮鞋尖上，及腰間皮帶上所閃出的一片渾然的反光，他的眼睛眯了一下。

順了一道清溪邊的小徑走去，到了一個小小的邱陵。地上的草，雖然很淺，但綠色瀰漫着，已幾乎看不見斑剝的土色了。一種不可名言的誘力，把他牽繫着向草地坐下，而且有點沉沉思睡的樣子。陽光用了他所有的溫柔，撫壓着他的眼皮，於是感覺很沉重，……竟朦朧地睡着了。肩上的槍支便被壓在身下。

他面前是一條極深的河，黑得令人可怖。更向遠方望去，河的對岸，啊！是一片綠洲，碧油油的草上，雜綴着小小的紅花，一點點的好像晴夜裏的繁星。有許多小小的孩童，在那裏手攜着手，成環的舞蹈，烏黑的長髮，雪白的短衣，在微風裏飄動着，搖曳着，微風裏飽含着帶笑的歌聲。在他心裏，好像覺悟似的私語着：「那不是樂園嗎？」他的手便不由的向遠方指去，並且眼睛向四周巡視，好像要將自己的意思告訴誰

似的。哦！真的便忽然許多人擁立在他的週圍，都是用着欣羨的目光望着河的對岸。

『朋友們去吧！我們一同到樂園裏去罷！』他把手在空中一揮，這樣地大喊一聲；但是他的腳却無意的退回了一兩步，並且悚然立住，兩目發着恐怖與憤恨的怒火，接着便又喊了一聲『噢！』

因爲目光被美景抓住了；他並未注視深黑的河中是些什麼。

那河中滿立着張牙露爪的怪物，一個個大張着血淋淋的嘴，突露着光熊熊的眼，向岸上人作攫取的預備。岸上的人們，同時都向河的兩端探望，看有沒有一架橋，或一隻小艇，但到處都是黑壓壓的立了同樣的怪物，竟沒有一個可以安全跨過的途徑。同時後面忽又展了一個茫茫的大海，海波只不住的掀動，幾乎快要捲到腳下。

『朋友們！危險的路只有用勇敢的身體填住呀！』這一句狂呼的聲音，剛被海風挾着海浪捲去的時候，撲東！撲東！深黑的河中，便躍下了幾個勇敢的人們，在與怪物們決鬥了。自然是只有死亡，一個一個的不斷的死亡。

死亡與死亡繼續着，勇敢也是繼續着，這時河裏的決鬥聲，大海的風波聲，對岸孩兒們的歌唱聲，打成一片。

黑色的河水，終竟被鮮血染成紅紫色了。怪物們也漸漸有些衰頹的樣子。一個一個勇敢的尸體，疊積着，疊積着，成了一條堅實的道路。最後，青年的戰士，也終竟撲了下去，他的靈魂似乎從剛死的人身上飛去，看見後來的人們，一個個都踏着這新的道路，走到了樂園，當後來的人們的腳在他自己的胸膛上的時候，他的靈魂便快樂得掉下很大的眼淚來：『到樂園去的朋友們，踏着我的胸膛去呀！』

他忽的醒了；正有一個小小的甲蟲，由他的被風吹起了的衣緣下爬入了他的胸前，癢絲絲的有點按抑不住。

二四 保存國粹 [1] 魯迅 [2]

從清朝末年，直到現在，常常聽人說『保存國粹』這一句話。

前清末年說這話的人，大約有兩種：一是愛國志士，一是出洋游歷的大官。他們在這题目的背後，各各藏着別的意思。志士說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大官說保存國粹，是教留學生不要去剪辮子的意思。

現在成了民國了。以上所說的兩個問題，已經完全消滅。所以我不能知道現在說這話的是那一流人，這話的背後藏着什麼意思了。

可是保存國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衆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偷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歎氣。

偷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3〕鬧個不休，古人也都歎氣。

偷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4〕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5〕暴虐，後有殷頑〔6〕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歎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二五 東西文化的界線 胡適之

我離了北京，不上幾天，到了哈爾濱。在此地我得了一個絕大的發現：我發現了東西文明的交界點。

哈爾濱本是俄國在遠東侵略的一個重要中心。當初俄國人經營哈爾濱的時候，早就預備要把此地關作一個二百萬居民的大城，所以一切文明設備，應有盡有。幾十年來，哈爾濱就成了北中國的上海。這是哈爾濱的租界，本地人叫做「道裏」。現在租界收回，改爲特別區。

租界的影響，在幾十年中，使附近的一個村莊逐漸發展，也變成了一個繁盛的大城，這就是「道外」。

道裏現在收歸中國管理了，但俄國人的勢力還是很大，向來租界時代的許多

舊習慣至今還保存着。其中的一種遺風就是不准用人力車。（東洋車）道外的街道上都是人力車，一到了道裏，只見電車與汽車，不見一部人力車。道外的東洋車可以拉到道裏，但不准再拉客，只可拉空車回去。

我到了哈爾濱，看了這道裏與道外的區別，忍不住嘆口氣，自己想道：這不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點嗎？東西洋文明的界線只是人力車文明與摩托車文明界線——這是我的一大發現。

人力車又叫做東洋車，這真是確切不移。請看世界之上，人力車所至之地，北起哈爾濱，西至四川，南至南洋，東至日本，這不是東方文明的區域嗎？

人力車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馬的文明；摩托車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機械來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馬看待，無論如何，夠不上叫做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作出機械來，減少人類的苦痛，便利人類的交通，增加人類的幸福——這種文明却含有不少的理想主義，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

我們坐在人力車上，眼看那些圓顛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彎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們做牛做馬，拖我們行遠登高，爲的是要掙幾十個銅子去活命養家——我們當此時候，不能不感謝那發明蒸汽機的大聖人，不能不祝那制做汽船汽車的大聖人，感謝他們的心思才智節省了人類多少精力，減除了人類多少苦痛！你們嫌我用『聖人』一個字嗎？孔夫子不說過嗎？『制而用之謂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³孔老先生還嫌『聖』字不夠，他簡直要尊他們爲『神』呢！

二六 文明與奢侈 蔡元培

讀人類進化之歷史：昔也穴居而野處，今則有完善之宮室；昔也飲血茹毛，食鳥獸之肉而寢其皮，今則有烹飪裁縫之術；昔也束薪而爲炬，陶土而爲燈，而今則行之以煤氣及電力；昔也椎輪之車，剡木之舟，爲小距離之交通，而今則汽車及汽舟，無遠

弗屈；其他一切應用之物，昔粗而今精，昔單簡而今複雜，大都如是。故以今較昔，器物之價值，百倍者有之，千倍者有之，甚而萬倍、億倍者亦有之；一若昔節儉而今奢侈，奢侈之度隨文明而俱進。是以厭疾奢侈者，至於並一切之物質文明而屏棄之，如法之盧梭、1俄之託爾斯泰 2是也。

雖然，文明之與奢侈固若是其密接而不可離乎？是不然，文明者，利用厚生 3之普及於人人者也。敷道如砥，夫人而行之；澆水使潔，夫人而飲之；廣衢之燈，夫人而利其明；公園之音樂，夫人而聆其音；普及教育，平民大學，夫人而可以受之；藏書樓之書，其數鉅萬，夫人而可以讀之；博物院之美術品，其價不貲，夫人而可以賞鑒之；夫是以謂之文明。且此等設施，或以衛生，或以益智，或以進德，其所生之效力有百千萬億於所費者。故所費雖多，而不得以奢侈論。

奢侈者，一人之費逾於普通人所費之均數，而又不生何等之善果，或轉以發生惡影響，如呂氏春秋 4所謂『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5命之曰招蹶

「6」之機，肥酒厚肉，務以自疆，命之曰爛腸之食，一是也。此等惡習，本酋長時代所留遺。在昔普通生活低度之時，凡所謂峻宇、雕牆、玉杯、象箸、長夜之飲、游畋之樂，其超越均數之費者何限？普通生活既漸高其度，即有貴族富豪以窮奢極侈著，而其超越均數之度，決不如酋長時代之甚。故知文明益進，則奢侈益殺。謂今日之文明，尙未能剿滅奢侈，則可以奢侈爲文明之產物，則大不可也。吾人當詳觀文明與奢侈之別，尙其前者，而戒其後者，則折衷之道也。

二七 大可注意的糧食問題（外一篇）

（一）大可注意的糧食問題 [1] 陳醉雲

據說嘉興 [2] 湖州 [3] 一帶鄉鎮上的米店，都是很兇的。他們把米糧賒給鄉

下人，等鄉下人新穀登場的時候，就得拿新米折合賣價，去抵償欠賬。不夠，則再加上豆、麥。在米賬未曾還清以前，他們是不能把農產物賣給別處的，那家米店有儘先收受之權。各米店，就照例用貴價放出米賬，却用低價去吸收穀米。譬如民國十九年夏間的米價，是每石十八九元，這時鄉間的農人們，正是『青黃不接』，尤須向米店賒取米糧；但一到了夏末秋初，新穀逐漸收穫，米價也就步步下跌，等鄉下人拿了新米去抵賬，每石繼米便祇值六七元了。在這一進一出之間，相差幾達三倍——就是鄉下人吃少量的米，却須還三倍的債。而且又被苛例所限，不能售給別處或儲藏若干時，以待獲得較好的價格。所以很有許多農人，每每把他辛勤收穫的產物，全數拿去還米賬；同時自己既沒有餘存的糧食，便又不得不立即去向米店賒米了。他們也就始終被制於這種輪回式的厄運中，竟至無法解脫。而米店呢，既在秋收的時候囤足新米，又步步把米價抬高了，就利用着這種機會去發財。

并且，他們在收得新米之後，既把米價逐漸抬高，用高價仍舊賒給農人，可是在

登記米賬的時候，還須計算利息，好像向錢莊借錢須付利息一樣——就是農人於償還正項的米賬外，並且還須按照所欠的日期的久暫，付給利息。此外，更有一事，就是米店於量進的時候用大斗，於量出的時候用小斗，即使是同樣的斗，他們也能用不同的手法去量。所以大多數的農民，簡直是處在這種三重的壓迫之下的。

這裏東市有一家米店，叫做陳合盛，他們在七月間，把一石米賒給鄉下人，是十八元四角，但等到九月間去還時，就變成二十四元了。僅僅祇是兩個月工夫，却要加上五元六角利錢，真是意想不到的剝削。又有一家鄉下人家，向他們陸續賒米，致被利上加利，竟至不能清償；但到了第三年頭上，他們居然把那鄉下人家的十九畝田全數沒收，來抵充米賬了。兩三個人口的家庭，僅僅吃了三年米，會吃完十九畝田，至於破產，真是駭人的怪事。但這祇是我所知道的兩樁事情，其餘和這相似的，正是多着哩。

糧食本是人生的必需品，唯一的目的是在養民，不料却被奸商這樣操縱取利，

控制着大多數農民的生計，造成社會的恐慌與不安，這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呵！

(二)一個放重利的人 [] 陳醉雲

鎮上有一個土豪，曾經當過議員，頗有勢力。他就藉着這勢力去放債，人家不能償還時，就沒收他們的田地，所以在不多幾年之間，他竟由千元的資金，掙到了兩千畝田地的家產。

他不但巧取，並且豪奪，重利盤剝不必說，還要私改借票——譬如把票上三十元的借額改爲五十元之類。被害的人，因爲怕他勢力，不敢計較。可是有一次，他實在做得太兇了，很引起一般人的公憤，恰好有一個懂得法律的人，幫着那被損害的農民去向法院控告，結果，總算使土豪罰出一百畝田，劃歸鎮上的一個慈善機關辦理公益。

現在，這土豪因爲聚斂居積，過爲操勞，死了。他的兒子有八九人之多，都不曾好

好的做事業，吸煙，賭博，揮霍，荒蕩，這兩千畝田地，也差不多蕩光了。等到分家的時候，大兒子所分得的，是一疊賬簿。原來他們在二十年前，曾經開過肉店，頗有些陳年爛賬，於是那土豪的大兒子，就隨時帶着酒友博徒，到鄉下去收陳賬，倘若欠賬的本人已經死了，便問他們的子孫要，要到了錢，便到街上來喝酒打牌。自然，這種收爛賬的法子，差不多就是等於索詐；但他們原來即是以索詐起家，以索詐出身的。

鄉下的農人，爲甚麼這樣容易被欺侮呢？這却有幾個原因，因爲——

(一) 嘉興桐鄉〔2〕等處的鄉間，祇有較大的市鎮，沒有聚居的鄉村，農人大都零零落落的散處各地，缺少團結的力量，所以不能禦侮。

(二) 中國人有一種共通的毛病，就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抱着這種祇顧自己的觀念，所以別人被欺，既不去管，自己被欺，也沒別人來管。

(三) 鄉鎮上的保衛團，公安局，每每被劣紳土豪所勾結利用，祇求不擾民，已算不錯，更難望他們替無錢無勢的農人主持公道。

(四)鄉間雖有農民協會，但因為人材缺少，組織不健全，所以也不能保障一般農民的安甯。

我想，若是能夠普及社會教育，實行地方自治，則這種現狀，定可改善不少。

二八

蚋和母蜂 [1] 法布耳著 [2] 林蘭譯

有時蜂的家族進行極不順利，附近有許多強盜。其中之一是一種細微的蚋，然而她是蜂的勇敢的劫掠者。

蚋的模樣是怎樣的呢？她是蒼蠅的一種，其長還不到一寸的五分之一。眼睛是深紅的；臉是白的。胸部灰白色，有五排精緻的黑點，是嵌在背後的硬毛的根。灰色的肚皮，黑腿：這就是她的圖像。

在我所正在觀察的蜂區內有許多這類的蚋，在陽光中，蚋蜷伏地在穴的左近，

守候着。蜂採了蜜回來，腳上沾染了黃色花粉時，蚋飛前去追趕她，跟着她回旋地飛。後來，蜂突然穿入門內。蚋也突然停在小墩上，靠近入口。她一動不動；頭對着洞口，等待蜂作完她的事情。後來又出現了，在門域上停止幾秒鐘，頭和頸露出在洞外。蚋在她旁邊不去驚動她。

她們往往面對面的，只隔開一指闊的空隙。她們雙方都一些也不表示驚擾。這和靄的蜂，只要她高興，用爪把破壞她家庭的小毛賊扯住是毫不費力的事；她能用牙咬她，用螫刺她。但是她並不這樣做，讓這盜賊逍遙自在。蚋呢，也一點不驚恐。她在『一下就能把她搗碎的』蜂的面前一動不動的停着。

蜂飛去了。蚋立刻飛進洞去，好像走進自己的家一樣老實不客氣。她於是在儲藏糧食的許多蜂房中選擇，因為我已說過，他們都是開着的；她挑定了一個，從容不迫地產卵。在蜂回來之前沒有誰去驚擾她，等到蜂回來她已經逃走了。在離洞不遠的適當地點，她等待着機會再去作同樣的事情。

幾星期之後，我們掘起蜂的花粉麵包來，只見他們已消耗完了，只留下碎末了。我們將見蜂房中散布着黃色的粉末，有二三尖嘴的小蟲在裏面蠕蠕行動。這是蚋的幼兒。有時我們看見主人翁——蜂的幼蟲——同她們在一起，但是因缺少食物，瘦小不堪。她的貪婪的伴侶，並無其他傷害她之處，只是把一切好吃的都刮奪去了。這可憐的小東西漸漸衰弱，皺縮，不久便看不見了。蚋的幼蟲只一口便把她的屍體吞食了。

母蜂雖然隨時自由來看她的幼蟲，但是似乎並不注意蜂房中所發生的變故。她並不殺害仇敵的幼蟲，也不把她們驅逐出門。她將蚋的幼蟲所曾在寄食的蜂房封閉，非常小心的彷彿她自己的幼蟲在內的樣子，在這時候，蚋的幼蟲已經走開了。蜂房是空的了。

二九 上海諺語錄【1】汪靜之【2】輯

- (一) 不種泥田吃好飯，不養花蠶着好絲。
(二) 百會百窮，不會做相公。
(三) 賣油娘子水梳頭，賣扇娘子手遮頭。
(四) 木匠家中折脚橈，畫匠家中紙家神。
(五) 一筆參天，老婆餓死灶前。
(六) 赤脚個趕鹿，穿靴個吃肉。
(七) 賣菜人，吃黃葉。
(八) 不要工錢自吃飯，還嫌生活慢。
(九) 鴉鵲啣得口凹酸，八哥落仔現成窠。
- (十) 惹出禍來孫行者，取着經來唐僧用。
(十一) 百歲奴事三歲主。
(十二) 有錢三十爲老相，無錢八十做長工。
(十三) 只有丫頭升太太，沒有長工做老爺。
(十四) 抬轎也是人，坐轎也是人。
(十五) 人比人，氣殺人。
(十六) 窮人氣大。

(十七)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十八)討飯恨財主。

(十九)癡子望天坍，窮人望民反。

(二十)餓殺不如犯法。

(二十一)只有殺罪無餓罪。

(二十二)好死不如惡活。

(二十三)除死無大難，告化再弗窮。

(二十四)做人要三頭：筆頭，舌頭，拳頭。

(二十五)窮人只圖眼前，富人要算來年。

(二十六)富家一席酒，窮漢半年糧。

(二十七)碗裏飯糲，窮人汗漿。

(二十八)一個鷄蛋，算出四兩骨頭。

(二十九)港直不深，人直不富。

(三十)銅錢眼裏翻筋斗。

(三十一)銅錢銀子關心肺。

(三十二)老虎掛念佛珠。

(三十三)借票當衣穿。

(三十四)半夜暈在姊身邊，半夜暈在債身
邊。

(三十五)人死債不死。

(三十六)攢弗出債堆。

(三十七)欠債個精窮，獨怕討債個英雄。

(三八)飽人肚裏不知餓人饑。

(四七)朋友朋友，朋一個有。

(三九)富貴逼人來。

(四八)酒肉兄弟多，多有，落難之中半個

(四十)衙門日日開，無錢莫進來。

無。

(四一)窮人無六親。

(四九)銅錢銀子，斷親眷，壞朋友。

(四二)掛是破簾子，嫡親娘舅陌路人。

(五一)窮怕親戚富怕賊。

(四三)窮人不要攀高親。

(五二)只奉衣衫不奉人。

(四四)貧居鬧市無人問，富有深山有遠

親。

(五三)日當衣衫夜當被，揩面手巾就是

(四五)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看有錢

家。

(五四)吃的在肚裏，着的在身上。

(四六)禮義生於富足。

(五五)頭戴別人屋，腳踏別人地。

(五六)財主人銅錢,告化子性命。

(五七)窮人生是財主病。

(六三)千錢容易一錢難。

(六四)一錢逼倒英雄漢。

(六五)手裏無錢活死人。

(五八)一個銅錢六個字,要有福來治。

(六六)有是圓裏方,百事好相商。

(五九)命中犯仔燬行灶,走盡天邊吹火

(六七)有錢使得鬼推磨。

筒。

(六八)有錢保身家。

(六十)命裏窮來只是窮,拾着黃金要變

(六九)銅錢買得性命轉,皇帝官家不死

銅。

(六一)窮人非菜命。

(六二)命好不到貧家去,命窮難進富家

(七十)上半夜憂人富,下半夜自嘆窮。

門。

(七一)天無一日雨,人無一世窮。

(七十二)扁擔是條龍,一生一世吃弗窮。

(七三) 錢錢有點血。

(七七) 從古英雄成大器，須知半向苦中

(七四) 天上沒有跌殺鳥，地上沒有餓殺

來。

人。

(七八)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七五) 天下無如吃飯難。

(七九) 不磨不難不成人。

(七六) 饑來不怕全麥飯。

(八十) 人鈍世上磨。

三十 水滸詩三首 [1] 施耐庵 [2]

(一)

取非其有官皆盜，損彼盈餘盜是公。計就只須安穩待，笑他寶擔去匆匆。 [3]

(一)

玉屏四下朱闌遶，簇簇遊魚戲萍藻。簾鋪八尺白緞鬚，頭枕一枚紅瑪瑙。六龍^{〔4〕}懼熱不敢行，海水煎沸蓬萊島。^{〔5〕}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6〕}

(二)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三一 田家（外二首）

(一) 田家 聶夷中^{〔1〕}

水滸詩三首 田家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一) 蠶 婦張俞 [1]

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二) 渴殺苦 劉大白 [1]

渴殺苦，渴殺苦！田乾稻枯，田乾稻枯！渴殺稻田，苦殺農夫！脚踏桔槔，[2]心如轆
粗？[3]心焦力乏，汗下如雨。身上有雨，天上偏無；怎得天上雨點，也同身上汗點一樣

渴殺苦，渴殺苦！渴殺稻田，苦殺農夫！遙想田主，高堂大廈，閒坐等收租！

三二 水 災 [1] 丁 玲 [2]

「伸火把再看看，水到底低了多少呀……」

「沒有多少，兩尺，頂多三尺吧……」

「不相干，再低也不相干，這全是窟窿的撈什子堤，終究是保不住，遲早要被沖去的！各人還是趕緊逃命吧……」

「逃命，那末容易，水比你跑得快多了……」

「管牠娘，好生看住，今晚總不會怕了的；喊那些堂客們帶着小鬼們跑，壞了，讓她們活着，守住，讓她們回來……」

「上面的來頭還大得很呢，這不是一兩天可以退去的水，知道是什麼鬼作怪……」

「好吧，先喊她們滾……」

於是曠野又沸騰了起來，新的不安，新的恐怖，新的號哭佔據着。各個男人都發氣的怒吼，趕着那羣無知，無理性的女人們跑，女人又發狂的跳着，又不知所以，便拚命的嘶叫起來。

「媽的，你們這些臭堂客，你們滾呀，留在這裏送死……」

「打着她們走……」

「啊嚨！怎麼得了呀，阿毛的爹呀……」

「我的親人呢，你在這裏，我是不走的呀，要死死在一塊吧……」

「媽的，動不動就哭，老子臊你娘……」

「告訴她們，要她們先走，天亮了，我們再跑，就打仗真的沒有救了麼？明天會好的，築起來，一處一處修好。不怕了，她們再回來。告訴她們，求她們，媽的，真要人命的女人……」

『要你們走呀！堤明天會修得好起來的……』

於是那些被罵着的女人，一批又一批的，在無可奈何之中，含着眼淚，含着一線的希望，扶老攜幼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了。帶着哭和叫，帶着搔擾和不安，向原野的四方伸張去，到一些高阜上，到一些遠的山上去，那些原來是睡在甯靜中的。於是那里的一切，連小小的草兒便都張着耳朵起來了，睜着眼睛去望天空，那無感覺，那似乎又爲地下悲慘着的天空；望樹葉，那蕭蕭響着的，那似乎在哭泣着的茂葉。接着，那些不知高低，皇急的跑着的赤腳，在哭聲之中，無情的在小草上面大踏步的踏過去了。昂不起頭來的小草，便也嘆息起來。

留下的，也還是不堪的皇急和吵鬧。急怒的罵詈隨着小孔在增加。一種男性在死的前面成爲獸性的兇狂，比那要淹來的洪水更怕人的生長起來。有一些爲幾陣又涵湧着的水而失去了鎮靜，爲遠遠近近的女人的號哭而心亂，而暴跳起來，振着全身的力，壓制着抖戰，咬着牙，吐着十幾年被迫壓，被剝削，而在平時不敢出聲的怨

恨來。有一些還含着希望，鼓勵着，督促着他們的同伴：

『不怕了！好了！這兒好了，留心那邊！……』

『快天亮了！天亮了，縣裏會派人來修堤，那就不怕了！……』

『不准看着，都要動手呀！急，中什麼用，拿出臂膀來呀！』

『不要怨天尤人，等好了咱們再算賬；他媽，有他們賺的，年年的捐，左捐右捐，到他們的鳥那兒去了。可是，現在不要罵，我們把堤救住了再說……』

遠遠鷄在叫了，近處的鷄也在叫，東方的雲腳上，有一抹青色的東西，是快天亮了。吧。

可是時間在這裏忽略了，因為有幾個地方奔潰得比較大了起來，人都朝這裏使勁，沒有拿耩拿耙的使用喉嚨來幫忙，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所造成的空氣有怎樣的使人心跳。

一個地方忽然被沖毀了一個缺口，他們來不及掩上，水滾滾的流了進來，水流

的聲響，像山崩地裂似的振耳的，隨着水流衝了進來。巨大的，像野獸的嘶叫的聲音吼了起來：

『天呀！完場了呀！咱們活不成了……』

『快些，把土掩上去，不准怕死！』

有些人發瘋的，本能的朝四下跑去，大喊道：

『救命呀！救命呀！天老爺……』

有些人還挑着土塊，走到缺口的地方，把土傾上去，土又被水沖了開去，人也落在那當中。

缺口漸漸的大，田原邊已漬了好深的水，人在水裏用力的朝外面跳。男人們也動人的慘厲的叫起來了：

『救命呀！我的媽呀！我要死了咧……』

不管有人還在喊不准開，還在喊要救堤，可是人都不再聽這些話了，充滿着的

是絕望，是淒慘，是在與死搏鬥的掙扎，是在死的唇吻中發出求援的呼號。所有的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混合着，都忘記了一切，都只有一個意念，都要活，都要逃去死。

天在這時微微在發亮，慌亂的人影朦朧模糊可以看見一點了。可是人像失去了知覺似的，辨不出方向的亂跑着。水發亮的朝這裏沖來，挾着駭人的聲響，而且猛然一下，像霹靂似的，堤被沖潰了幾十丈，水便像天上傾倒下來的捲來，幾百個人，連叫一聲也來不及的便被捲走了。還有幾千個人在水的四週無歇止的銳聲的叫。水更無情的朝着這些有人的地方，有畜的地方，有房屋的地方，帶着死亡湧去，於是，慢慢的，聲音消滅下來，和水佔領了這大片的原野，埋在那下面的，是無數的農人的辛勤和農人自己，還和他們的家屬。

天慢慢的亮了，沒有太陽，愁慘的照着黃色的，滔滔的大水，那一夜淹了湯家闕，又淹了一渡口的一片汪洋的大水，那吞滅了一切的怕人的大水，那還是逞着野心，

在向周圍的斜斜的山坡示着威的大水。而且還照着稀稀殘留下的幾個可憐的人類，無力的，顏色憔悴的皮膚，用着癡呆的眼光，向四方爬去。

三三 目前預防水災之重要 [1] 陳彬蘇 [2]

客歲霪雨之初，記者即曾爲文呼籲政府及國人，急施防禦；不幸不加措意，遂致洪水橫決，吞州沒縣；十餘省之田廬房舍，半沈波底；五千萬人之生命財產，盡付東流。災情之慘重，百年罕見。迄今追念，猶爲寒心。

往者已矣，今漢口 [3] 一地，月初以來，氣候陰沈，霪雨不輟，江流日見泛溢。一般人均抱洪水再見之杞憂。武昌 [4] 之武泰關，日前即以險聞，而關係漢口安危之張公堤，停工已久，禍燃眉睫。顧念前途，吾人又爲之不寒而慄。

四月十六日國府救濟水災委員會辛博森 [5] 抵漢，視察災情。以鄂省急待振

濟之災民，尙有三十萬人，現每日多以草根加麥充飢，且每日僅食一次。以消化不良，病者累累，頗爲關心。又聞鄂中一帶，樹皮亦作價出售，每斤在百文以上。其他逃至四方，輾轉流離，面黃飢瘦，形容枯槁者，觸目皆是。村舍寂寞，田畝荒蕪，卽歲穀豐登，元氣亦難興復；更何容痛肉之上，復加刀創？設使此次又不早爲防禦，使洪水得以再肆其荼毒，則此僅存之子遺，〔6〕甯尙有噍類〔7〕耶？

吾人於去歲水災，曾謂「災禍發生，實非天降，責盡在人。」處今日科學昌明之世界中，既不能防之於前，復不能救之於後，一而再，再而三，終至無年不荒；在國爲恥，在民爲痛，一之爲甚，豈容再見？

荷蘭〔8〕一低窪之小國耳，土地大半低於海面，然而風輪頻轉，溝渠暢流，鮮有水患之發生。是則地理上之設施，足以防水勢之已然者；他若調節雨量，可藉助於造林。而日前報載，蘇聯發明驅雪佈雨等控制天時之機，則直能防水患於未然矣。何我國竟長此顛頂〔9〕而罔覺也？

若曰國庫空虛，則一舉贈人，動輒數萬，何獨於此無之？且政府近來力謀建設都市，以供觀瞻，南京建築巍峨，西安〔10〕又造大府。政府之宮室，固高矣美矣，但此滿目荒涼，村舍零落之慘狀，卽不言力謀興復，豈忍再坐視涇水〔11〕再發，完全隨巨浪以俱去耶？吾人切盼政府懲去歲之失，急卽着手，從事預防。此爲國脈民命之所繫，政府慎勿再顛預坐視，以陷民族於無可挽救之地！

三四 山農詞（外一首）張籍〔1〕

（一）山農詞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百畝；
苗疎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爲土。
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2〕——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二) 山頭鹿

山頭鹿，角芟芟，^{〔1〕}尾促促。^{〔2〕}貧兒多租輪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早日熬熬^{〔3〕}蒸野岡，禾黍不收無獄糧。縣官唯憂少軍食，誰能令爾無死傷！

三五 反對紳士富戶的教徒（外一篇）

(一) 反對紳士富戶的教徒^{〔1〕}周作人

約翰球者約翰^{〔1〕}耳 (John Ball) ^{〔2〕}之漢譯也。『他是一個基督教^{〔3〕}的僧侶，他的說教助成了那一三八一年的農夫之亂。他自稱爲「約克的聖瑪理亞之僧，」大約說是他本是那裡的聖瑪理亞寺裏的一個客僧。但是他一生的大事業是

在厄色克思，特別是科乞斯德周圍一帶。他的說教似乎開始很早，在一三八一年的二十年前。一三六六年他已被傳到堪忒伯利主教西門閑干面前，監禁了起來。他的罪名是教人爲非。他却一點都不警戒，隨後被諾列志和堪忒伯利兩處主教宣告破門，（不但趕出教會，還要永墮地獄。）他似乎有點歸依威克利夫的宗旨，在不再再進教堂之後，他仍在市場和墳地繼續說教。一三七六年發出拘票捉他，當作一個破門的人；一三八一年四月末被禁在梅斯東地方的大主教監獄裏。亂黨的最初行動之一卽是想救他出來。六月十三日他對了叛徒們作那有名的說教，主題是這兩句，

『當初亞當種田，夏娃織布，

那時有誰是紳士富戶？』

據說薩特伯利大主教被捉住斬首的時候，他也是首先衝進譙樓去的一個人。英王在斯密非耳特與亂黨交戰時他也在場，或者親見首領泰勒之失敗。叛衆潰散之後他逃到孔文忒利，旋被捕獲，解往聖亞般思審問。審判時他很是勇敢不肯呈請

英王赦罪。他被判爲大逆，於七月十五日在聖亞般思絞斃，破肚，分屍。」

「當初亞當種田，夏娃織布，

那有時誰是紳士富戶？」

基督教僧侶宣傳反貴族運動，這兩句話多少巧妙，身分口氣無不恰好，這或者可以當作後世宣傳家的模範了罷。

(二)工人和白手的人 [1] 屠格涅夫著 [2] 海峯譯

工人 你爲什麼蠕行到我們這裏？你要什麼？你不是我們的同行，……走開些！

白手的人 我是你們的一個朋友！

工人 我們的一個，對的！這就是個標記！看我的手，你看見他們那麼髒嗎？他們是一

陣糞味，和瀝青味——但是你的，看看，是白的。

白手的人 (伸出手來) 聞一聞。(嗅一嗅)

工人（拿鼻子嗅他的手）這却是奇怪的可怕，好像跟鐵的氣味一樣。

白手的人 是的，他是鐵的。因為我用鏈子捆了六年長的時候。

工人 請問那個有什麼用處呢？

白手的人 爲什麼，因為我替你謀幸福，想法解去這苛刻的壓制，和無學識的痛苦；

激動人民，羣起反對壓制你的人，抵抗這個威權……所以他們把我鎖起來。

工人 他們把你鎖起來嗎？這是對你的一個相當辦法，因為你抵抗。

（二年以後）

同工人向別一工人 我說，彼得……你還記得前年有個小孩子帶着白手，向你說

話嗎？

別一個工人 是的……問他幹嗎？

第一個工人 我聽說他們今天要絞死他，這就是個命令。

第二個工人 他還是繼續的反抗這個威權嗎？

第一個工人 他還是繼續做下去。

第二個工人 唉！現在……我說，同伴的，我們可以不可以去拿那絞他的繩子一點

兒嗎？他們說，這個對於工廠會有好運氣。

第一個工人 你是對的，我們去試試罷，同伴的。

三六 雨 [1] 陀羅雪維支著 [2] 胡心之譯

支那的大皇帝立在紫禁城內南書房的窗前，向外面瞭望。

他是一位又年輕又慈祥的國君。

下雨了，雨越下越大。天彷彿是在哭泣，御苑的花木浴着淚水。

皇帝動了慈悲，嘆道：『雨下的這麼大，窮苦的小民，要是沒有一頂笠帽在街上行走，不是要淋壞身體嗎？』

於是皇帝就把廷臣曾紀燦喚過來，降旨道：

『北京大雨，貧苦小民不戴笠帽，冒雨而行，朕實憫之。着即傳諭內戶部大臣，查明北京貧民實數，即行奏覆，欽此。』^{〔3〕}

曾紀燦連忙跪在地上，叩頭，如搗大蒜，誠惶誠恐地對道：『陛下！方今聖主在上，^{〔4〕} 郵治^{〔5〕} 之世，物阜民富。陛下豈尚以爲未足嗎？臣今當遵旨查明，在今日日入以前奏覆，萬望陛下放懷勿念。』

皇帝微笑點首，於是廷臣曾紀燦就立刻跑去找戶部大臣商氣森。

曾紀燦喘息着跑到商氣森那裏，因爲匆忙，不及向戶部大臣行禮。他就說：『不好了！我們的皇上今天老大不高興，原來是那些匪徒鬧出的亂子。那些匪徒竟敢不戴笠帽在北京城內冒雨行走。因此今天皇上要查問，北京城內這種匪徒究竟有多少。這一件公事可是怠慢不得啊！』

商氣森咕嚕着說：『那些匪徒真可惡，我遵旨澈查就是了。』

於是他把京兆尹柏計華叫來，說道：

『本官奉宮廷傳諭，說因為京師地方擾亂，龍顏震怒。你在衙門裏，究竟是管事不管事？』

柏計華連忙伏在地上叩頭，惶恐地說：『卑職不敢，大人說的話卑職全不明白。御苑花木繁茂，早已把四面景物遮蔽，難道聖上還能窺見外面的情形嗎？』

戶部大臣就答道：『那我可不知道底細。我只知道有大幫匪徒，不戴笠帽，冒雨在北京城行走。皇上知道了，所以震怒。今天傳旨，說要查明北京城內此種匪徒的數目。你要保全你的前程，趕快去辦理才是！』

過了一分鐘後，柏計華就命令差役道：『快去把那老混蛋蔡誠叫來！』

蔡誠是京師警察總監，他奉召急忙到京兆尹衙門裏，戰戰兢兢地跪在柏計華腳下。

柏計華用腳踢着他的腦袋，怒罵道：『混張東西，下賤的奴才，你難道定要把我

們的官職都丟掉，要叫我們都上油鍋嗎？」

蔡誠戰抖着說：「奴才該死，奴才是一個傻瓜。奴才委實不明白大人爲什麼事生氣，要是大人再不解釋一下，真把奴才悶死了。」

「老飯桶！像你這副模樣，只配得當一名豬圈的總監；管轄北京的大城市，像你這種人怎配得！你知道麼？皇上覺察了，在你管轄的地域，鬧出了大亂子；匪徒們竟是光着頭滿街行走，在這樣的大雨天，連一頂笠帽也沒有。現在趕快去調查，這種不戴笠帽的匪徒，到底有多少，限今天日裏必須查覆！」

過了一分鐘後，警察總監蔡誠立刻叫人打着大鑼，招集全城的警察士兵，當面吩咐道：「壞蛋，你們喫了飯管些什麼事！我要把你們這些壞蛋都打個半死，你們才知道利害哩。滿街的人都光着頭行走，在這樣的大雨天，都不戴一頂笠帽。你們難道瞎了眼嗎？現在限你們一個鐘頭，把街上所有不戴笠帽的匪徒，都捉了來，一個也不許放走！」

警察們一點也不敢怠慢。於是在一點鐘以內，北京城到處都捉人，登時就有許多不戴笠帽的人在前面逃，警察在後面追，口裏嚷着：『拿住，快拿住，不要放走！』

於是那些沒有笠帽的人有逃到人家屋子裏去的，有逃到地窖裏去的，也有逃到酒缸裏去的。但是一個一個地全被警察搜尋了出來，正和貓捕鼠一般。

過了一點鐘以後，北京城裏不戴笠帽的人全被拘禁在警察署裏了，一個也不會逃走。警察總監就升了大堂，問道：『一共是幾名，快報上來！』

警察一齊答道：『二萬零八百七十名！』

蔡誠又嚷道：『好，快叫劊子手來！』

於是在半點鐘內，在警察署前面的廣場上，砍下了二萬零八百七十顆不帶笠帽的頭。

砍下來的二萬零八百七十顆的頭，登時都懸掛在北京街道，曉示大眾。

於是這一件重大的公事，總算雷厲風行地辦好了。蔡誠就去稟覆柏計華，柏計

華稟覆商氣森，商氣森報告曾紀燦。

旁晚時候了。雨已停止，夕陽的斜暉溫和地照着御苑花木上的水滴，晶瑩得和珍珠一般。

皇帝站在南書房窗前，欣賞着斜陽的美景與花木的芳香。

他是一位又年輕，又慈祥的國君。他在享樂的時間，却不忘小民的苦痛。

他又記起了那些光着頭在大雨中行走的不幸的人們了。他於是向着曾紀燦問道：『朕命你辦的事，你大概已辦過了。朕要知道在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人，在雨天竟沒有笠帽蔽首。』

曾紀燦叩頭對道：『陛下的聖旨，羣臣們早就奉行了。』

皇帝又問道：『那末，有多少人呢？快從實說來！』

『陛下，在陛下所統治的北京城內，雨天不戴笠帽子的人，是一個也沒有。臣願賭咒，臣說的是實，臣不敢說半個字謊。』

於是龍顏大悅，帶笑着說：『幸福的北京啊！幸福的天下啊！在朕的治下的人民，在雨天，都不會淋壞身體。朕是何等地幸福啊！』

因為龍顏大悅，宮內的百官羣僚也大歡悅。

於是曾紀燦，商氣森，柏計華，蔡誠，一千人等着一律賞戴紅頂，為的是他們關心民情，他們善作民父母，他們善體皇上的德政。

滿街全是戴着笠帽的百姓，滿朝全是戴着紅頂的官員。真是聖明天子啊！真是太平朝代啊！

三七 『黑旋風』扯詔罵欽差（節水滸）施耐庵

蕭讓引着三個隨行，帶引五六人，並無寸鐵，將着酒果，在二十里外迎接。陳太尉，^{〔2〕}當日在途中，張幹辦，李虞候，^{〔3〕}不乘馬匹，在馬前步行，背後從人，何止二三百，

濟州的軍官約有十數騎，前面擺列導引人馬，龍鳳擔內挑着御酒，騎馬的背着詔匣。濟州牢子，前後也有五六十人，都要去梁山泊〔4〕內，指望覓個小富貴。蕭讓、裴宣、呂方、郭盛在半路上接着，都俯伏道傍迎接。那張幹辦便問道：「你那宋江大似誰？皇帝詔勅到來，如何不親自來接？甚是欺君！你這夥本是該死的人，怎受得朝廷招安？請太尉回去。」蕭讓、裴宣、呂方、郭盛俯伏在地，請罪道：「自來朝廷不會有詔到寨，未見真實。宋江與大小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萬望太尉暫息雷霆之怒，只要與國家成全好事，恕免則個。」李虞候便道：「不成全好事，也不愁你這夥賊飛上天去了。」

當時呂方、郭盛道：「是何言語！只如此輕看人！」蕭讓、裴宣只得懇請他捧去酒果，又不肯吃。衆人相隨來到水邊，梁山泊已擺着三隻戰船在彼，一隻裝載馬匹，一隻裝裴宣等一千人，一隻請太尉下船，并隨從一應人等，先把詔書御酒放在船頭上。那隻船正是「活閻羅」阮小七監督。當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分撥二十餘個軍健棹船，一家帶一口腰刀。陳太尉初下船時，昂昂然，倘若無人，坐在中間。阮小七招呼衆人，

把船棹動，兩邊水手齊唱起歌來。李虞候便罵道：『村驢，貴人在此，全無忌憚！』那水手那裏睬他，只顧唱歌。李虞候拿起籐條，來打兩邊水手，衆人並無懼色。有幾個爲頭的回話道：『我們自唱歌，干你甚事。』李虞候道：『殺不盡的反賊，怎敢回我話。』便把籐條去打，兩邊水手都跳在水裏去了。阮小七在艙上說道：『直這般打我水手下水裏去了，這船如何得去？』只見上流頭兩隻快船下來接，原來阮小七預先積下兩艙水，見後頭來船相近，阮小七便去拔了橈子，叫一聲『船漏了！』水早滾滾上艙裏來，急叫救時，船裏有一尺多水。那兩隻船將攏來，衆人急救陳太尉過船去。各人且把船只顧搖開，那里來顧御酒詔書。兩隻快船先行去了。阮小七叫上水手來，舀了艙裏水，把展布都拭抹了，卻叫水手道：『你且撥一瓶御酒過來，我先嘗一嘗滋味。』一個水手便去擔中取一瓶酒出來，解了封頭，遞與阮小七。阮小七接過來，聞得噴鼻馨香，阮小七道：『只怕有毒，我且做個不着，先嘗些個。』也無碗瓢，和瓶便呷，一飲而盡。阮小七吃了一瓶道：『有些滋味。』一瓶那里濟事，再取一瓶來，又一飲而盡。喫得口滑，

一連吃了四瓶。阮小七道：『怎地好？』水手道：『船梢頭有一桶白酒在那里。』阮小七道：『與我取些水的瓢來，我都教你們到口。』將那六瓶御酒，都分與水手衆人吃了，卻裝上十瓶村醪。水白酒，還把原封頭縛了，再放在龍鳳擔內，飛也似搖着船來，趕到金沙灘，卻好上岸。宋江等都在那里迎接，香花燈燭，鳴金擂鼓，并山寨裏鼓樂一齊都響，將御酒擺在桌上，每一桌令四個人抬，詔書也在一個桌子上抬着。陳太尉上岸，宋江等接着，納頭便拜。宋江道：『文面小吏，罪惡迷天，曲辱貴人到此，接待不及，望乞恕罪。』李虞候道：『太尉是朝廷大貴人大臣，來招安你們，非同小可！如何把這等漏船，差那不曉事的村賊乘駕，險些兒誤了大貴人性命！』宋江道：『我這裏有的是好船，怎敢把漏船來載貴人！』張幹辦道：『太尉衣襟上兀自溼了，你如何要賴！』宋江背後五虎將緊隨定，不離左右，又有八驃騎將簇擁前後，見這李虞候，張幹辦在宋江前面指手劃腳，你來我去，都有心要殺這廝，只是礙着宋江一個，不敢下手。

當日宋江請太尉上轎，開讀詔書，四五次纔請得上轎。牽過兩匹馬來，與張幹辦，

李虞候騎。這兩個男女，不知身已多大，裝煞臭么，宋江央及得上馬行了，令衆人大吹大擂，迎上三關來。宋江等一百餘個頭領，都跟在後面，直迎至忠義堂前，一齊下馬，請太尉上堂，正面放着御酒詔匣，陳太尉，張幹辦，李虞候立在左邊，蕭讓，裴宣立在右邊。宋江叫點衆頭領時，一百七人，於內單只不見了李逵。此時是四月間天氣，都穿夾羅戰襖，跪在堂上，拱聽開讀。陳太尉於詔書匣內取出詔書，度於蕭讓。裴宣讚禮，衆將拜罷，蕭讓展開詔書，高聲讀道：

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五帝〔6〕憑禮樂而有疆封，三皇〔7〕用殺伐而定天下。事從順逆，人有賢愚。朕承祖宗之大業，開日月之光輝，普天率土，罔不臣伏。近爲爾宋江等嘯聚山林，劫擄郡邑，本欲用彰天討，誠恐勞我生民。今差太尉陳宗善前來招安，詔書到日，卽將應有錢糧，軍器，馬匹，船隻，目下納官，拆毀巢穴，率領赴京，原免本罪。倘或仍昧良心，違戾詔制，天兵一至，齧齏〔8〕不留。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宣和三年孟夏四月

日詔示

蕭讓卻纔讀罷，宋江以下皆有怒色；只見『黑旋風』李逵從梁上跳將下來，就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恰纔解拆得開，李虞候喝道：『這廝是甚麼人，敢如此大胆！』李逵正口尋人打處，劈頭揪住李虞候便打，喝道：『寫來的詔書，是誰口的話？』張幹辦道：『這……是……皇帝聖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這裏衆好漢，來招安老爺們，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來惱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寫詔的官員盡都殺了！』衆人都來解勸，把『黑旋風』推下堂去。宋江道：『太尉且寬心，休想有半星兒差池。且取御酒，教衆人霑恩。』隨即取過一副嵌寶金花鐘，令裴宣取一瓶御酒，傾在銀酒海內，看時，卻是村醪白酒；再將九瓶都打開，傾在酒海內，卻是一般的淡薄村醪。衆人見了，盡都駭然，一個個都走下堂去了。魯智深提着鐵禪杖，高聲叫罵：『入娘撮鳥！忒煞是欺負人！把水

酒做御酒來哄俺們喫！」『赤髮鬼』劉唐也挺着朴刀殺上來，『行者』武松掣出雙戒刀，『沒遮攔』穆弘，『九紋龍』史進，一齊發作。六個水軍頭領都罵下關去了。宋江見不是話，橫身在裏面攔當，急傳將令，叫轎馬護送太尉下山休教傷犯。此時四下大小頭領，一大半鬧將起來，宋江盧俊義只得親身上馬，將太尉並開詔一千人數護送下三關，再拜伏罪：『非宋江等無心歸降，實是草詔的官員不知我梁山泊的彎曲。若以數句善言撫恤，我等盡忠報國，萬死無怨。太尉若回到朝廷，善言則個。』急急送過渡口，這一千人嚇得屁滾尿流，飛奔濟州去了。

卻說宋江回到忠義堂上，再聚衆頭領筵席，宋江道：『雖是朝廷詔旨不明，你們衆人也忒性躁。』吳用道：『哥哥，你休執迷！招安須自有日，如何怪得衆兄弟們發怒？朝廷忒不將人爲念！如今閒話都打疊起，兄長且傳將令：馬軍拴束馬匹，步軍安排軍器，水軍整頓船隻，早晚必有大軍前來征討。一兩陣殺得他人亡馬倒，片甲不回，夢着也怕，那時卻再商量。』衆人道：『軍師言之極當。』是日散席，各歸本帳。

三八 記得是在戰場上^[1] 徐調孚^[2]

記得是在戰場上，恐怖的淵藪^[3]的戰場上，殺人如刈草的戰場上遍地是屍身，遍地是腥血，青青的地上的草兒，沒有不染成了殷紅，任被人馬的踐踏；兩耳所聽聞的，無非是呼嘯聲，馬蹄聲，隆隆的礮聲，軋軋的槍聲，種種不和諧的繁複的噪音罷了；熊熊的礮火不住地向四面蔓延着，那里還有房屋村落？那里還有庭園樓臺？儘牠怎地牢固，一切都變成瓦爍，一切都變成灰燼了。

一個青年，一個英俊壯健的青年，血肉淋漓地倒臥在灰燼瓦爍的上面，狼藉着的屍首的中間，他的右足已經折了，軀體的別部，都給無情的槍彈若有意若無意地射擊了幾個窟窿。自然，他已夠受苦痛了，一切都無望了，惟待早得死神之導引，快快地府去遨遊，脫離這悲慘的世界！然而他的一縷的英魂，似乎還沒有給死神的覬覦

——惟其他是青年，一個英俊壯健的青年——而不遽來擡去！他既沒有餘力來嘶嚷，只有躺在那里呻吟着，幻想着：

他幻想着他慈愛的白髮的老母，他幻想着他三歲時就永訣的父親，雖則他的音容，早已不潛附在他記憶之域了。彷彿父親在那兒遷怒母親，責罵她不應任他去投軍，任他去征戰，他是他們惟一的獨子啊！母親戰慄地跼踖不安地坐着，瞪着她濕潤的紅腫的，幾乎有胡桃般大的雙眼；臉兒消瘦而慘白，比前更甚了。他的年輕的妻，結婚着剛滿一年的妻，只是獨自在別室裏嗚嗚地不住地哭泣，鬆亂了的髮髻，許是整個月沒有梳理了。

父親忽然似乎更其暴躁了，執着杖要打她，張大着口要嚙她，聲聲地，要她找還兒子來。母親愈形殼悚^{〔4〕}了，好像一個怪可憐的已經被判了死刑的囚犯；什麼也不知呼號，什麼也不知申辯。他於是默默的默念：——

『唉！母親受委曲了！我該替你白冤！這原是我自己的執迷啊！疼我愛我的，惟有

你母親！如果你有更強的膂力，『3』我知道你必還把我摟抱在你的懷裏，深深地吻着我光亮的額，吻着我微笑的臉，吻着我紅潤的脣，吻着我豐厚的手；我不應太重視了這些些的餉銀，便拂然棄你而遠離。

『唉！我受欺騙了！襟前壘壘的勳章，原是我所希冀而欲誇耀的，如今纔知道這就是子彈射擊的疤痕的幻影；由凱旋而獲賞，由晉級而富貴，那更是我昕夕『4』所祈求，』如今纔知道這是徵募者給我的甜蜜的誑辭。唉，我受欺騙了！我受虛榮的欺騙了！當初又那里想到會這樣呢！

『懺悔啊，我該要懺悔了！懺悔我心的魯莽，懺悔我行的孟浪。站在我的對面的，執槍而擊我的，不是我的敵人，是和我同樣的可憐的犧牲者。指揮我的和釀成戰爭的，那是我的敵人，我惟一的「不共戴天」的真正的敵啊！我該反攻罷！寢他們的皮，食他們的肉，飲他們的血，還不能甘我心之萬一！反攻！反攻！反攻！是爲正義……』

他正這樣想着，驟聞唿的一聲，彷彿似父親手裏的杖擊下了，又彷彿似他真正

的敵人向後傾倒了。他不自主地把身子一掙，覺醒了，啊，好一顆可怕的負着殺人的使命的子彈，墜落在他的身旁。『哦，還是他們來打我的！還是躺在這充滿着死機的戰場上。』他狠命的掙扎，那里再有餘力呢？

於是他回憶他方才神經昏亂時恹恹的幻象，眷念他家中企望着的老母和愛妻，縈思他投軍時離家的別緒；他一時悲痛交集，禁不住滴下他幾年來久涸的泪珠！滾滾地，滔滔地，像泉涌般，像堤決般；只是涔涔地不絕地落下，滲透了紅染的灰色的軍裝，到後來，更莫辨所落下的是血，是淚了。

一會兒，又一顆巨大的子彈飛來了；猝不及防地恰中在他的胸膛，他便寂然無聲的死去了。

Alas! [c] 戰爭是怎樣地可怕啊！戰爭是多麼可怕啊！

親愛的尊貴的兵士啊，你們的勇敢，你們的武術，原是我所欽佩的，不過勿再從事征戰，蹂躪我同胞——也就是你的同胞呀！徒作人們的爪牙，徒快人們的意氣，於你又有奚益？更何況他們的慾壑難填呢？這是我的呼籲，請你千萬犧牲你的偉見，而允從我這唯一的籲求吧！除非你們確是爲正義，爲人類殲滅賊害，因此而不得已的暫用的武力……

三九 村婦和她的兒子

〔1〕密塞姆著 〔2〕胡愈之譯

村婦 把這麼多的青年的血全流在戰場上，怕不是瘋癲了嗎？究竟爲的是什麼？我
不懂，我真是不懂。

她的兒子 母親啊，我去打仗，是爲了正義和真理而戰的。

母 爲了正義和真理。我也聽得多了，他們都是這麼說。但是在敵人那面，可不是一

樣嗎？在那面不是也有着整千萬的男子們站在他們的母親前面，說：『母親，我去了，爲了正義和真理，我去打仗了！』我真是不大懂得，也許我是老昏了。我的孩子啊，究竟正義與真理是在那裏？

子 是在我們這邊，母親。當然不會在別一邊，一切印着和寫着的都是這麼說。

母 在敵人那面可不是一樣的情形嗎？他們也一定印着和寫着，說正義和真理是在他們那一邊。在這里大家賭咒着說這個，在那里大家却賭咒着說着和這個相反的那個，這才弄昏了我的懵懂的头腦呢。我委實不能懂得。依我的意思，正義和真理或者——上帝恕我罷，假使我說出了些得罪的話——或者不在我們這里，却在他們那邊，或者真理在兩方的中間，或者竟沒有正義和真理，那也未可知罷。

子 這個可以用武器來判定。

母 這樣的話也是時常聽到的。但是憑了我的愚笨的見解，我依舊不能懂得。武器

如何能夠知道正義真理是在那里呢？武器至多不過能夠證明誰更蠻強，誰更狡猾罷了，至於誰曲誰直，誰是誰非，却決不是武器所能證明。

子 在我看來呢，強者便是正直的，強者即不正直，也是正直的。

母 真是曲解。可是，至今我還深信着正義是屬於上帝的，不是屬於人的。

子 便算你是正直的，這於我又有什麼好處？就算一個人殘殺別的人是一種瘋癲行爲，那麼瘋癲也不是不能饒恕的。瘋癲是會把最聰明的人的理智撕去，和撕破一座紙屋一般容易。

對呀，母親，個人好比是一條軟弱無能的蘆葦。在戰爭中，許多人們結合起來，好比把田野裏的蘆桿捆成一束，那就變成了堅強了。而且在這些蘆桿裏邊，即使有被上帝選定了當作笛子，在這笛子上吹出上帝的愛和正義和真理的歌的，人們也只好把這些蘆桿捆起來，和別的千百支的蘆桿一般。

母 這倒是真的。一個單獨的人是無能的，一個單獨的人的聲音，不免消失在全體

羣衆的喧呼的中間。我的意思，最好是要有幾束蘆桿，永久地挺立着，便是遇到了戰爭的暴風，也不能吹倒他。我自然不很明白這個，但是依我的見解，人與人中間總該有一種祕密的協調；凡是人做的事都應該對得起上帝，對得起良心，不怕死，也不怕魔鬼，此外的事便不該做。假如到了那時候，自然遍野都豎立着挺直的蘆束了；假如這些蘆束密密的排列着，便是最兇猛的風暴，也休想砍倒他們。在必要的時期能夠流血的人現在確實還多着；被虛榮，野心，浮躁，謬誤的信仰，貧窮的壓迫驅使着的人，現在確實也還多着呢。

在目前應該替國家保存着珍貴的人們，那些人們在家裏耕種自己的田地，在能力充足時，却也能拯救旁的野蠻人，免於死滅，你笑了。這不過是我的內面的思想；因為我實在也不會完全懂得呢。

子
母親，原來你是用了『內心』思想着，因此你便以爲一切的人們都是和你一樣高貴的了。

母

他們都不是下賤的。我只能說，在他們當中，缺乏思慮的人委實太多了。而你所說的，關於『內心』的事，倒實在是眞的。單憑了外表的思考，決不能完成一切；而且，有誰知道，到了某一時期，到了一個杳遠的時期，那奄奄一息的瀕死的世界，不會因了『內心』而回復健康啊！

四十 涼州詞（外六首）

（一）涼州詞王 翰〔一〕

蒲桃美酒夜光杯，^{〔2〕}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二）隴西行陳 陶〔一〕

誓掃匈奴〔2〕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3〕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三) 閨怨 無名氏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1〕

(四) 從軍行 王昌齡〔1〕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2〕關山月，無那金闈萬里愁！

(五) 從軍北征 李益〔1〕

天山〔2〕雪後海風寒，橫笛先吹行路難。碣石〔3〕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六)塞下曲許 渾 [1]

夜戰桑乾 [2] 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寒衣。

(七)從軍行王 涯 [1]

旄頭夜落捷書飛，來奏金門着賜衣。白馬將軍頻破敵，黃龍 [2] 戍卒幾時歸！

四一 戰 雲 [1] 陳笑峯

從春天到夏天，從秋天到冬天，這樣一年年的過去，淫虐的雨淒厲的風和肅殺的霜雪更番的來去，一點兒光明也沒有，這樣的漫漫長夜，已經二十年了。這都是一種雲在作祟。那雲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是從太平洋上的大風暴吹過來的，這是大

西洋上的狂飆吹過來的，還有那些模糊的血肉——榨牀底下淌着的模糊的血肉蒸發出來的，那些會畫符的人——會寫借據，會寫當票的人，就用這些符籙在呼召。那些吃泥土的土蜘蛛——雖然死了，也不過只要六尺土地葬他的貴體，可是活着總要吃這麼一二百畝三四百畝的土地——這些土蜘蛛就用屁股在吐着。那些肚裏裝着鐵心肝鋼肚腸的怪物，又豎起了一根根的烟囪在那裏噴着。狂飈風暴吹來的，血肉蒸發的，呼召來的，吐出來的，噴出來的，都是這種雲。這是戰雲。

難怪總是漫漫的長夜了！

甚麼時候才黎明呢？

看那剛剛發現的虹。祈禱是沒有用的了。只有自己去。去做雷公公電閃娘娘。那虹發現的地方，已經有了小小的雷電，打開了層層的烏雲，讓太陽重新照到紫銅色的臉。如果是驚天動地的霹靂——這可只有你自己做了雷公公電娘娘才辦得到，如果那小小的雷電變成了驚天動地的霹靂，那才撥得開這些愁雲慘霧。

四二 佛陀的戰爭 秋田雨雀著 [] 曉天譯

從前印度國裏有一個大湖，湖的周圍兩國並立。各國有很強的一個國王，國王屬下有具有優秀頭腦的僧侶及非常勇敢的衆家臣。這些僧侶倒和家臣等都有捨身爲王而不辭的誓志。

在湖之一邊，有廣五里長十里的山。那山裏有不知經過幾千年的大樹很茂盛的長着。這一帶的山地屬於那一國，誰也是不明白的；只不過甲國的人說是甲國的山，乙國的人又說是乙國的山這樣罷了。多少學者倒爲調查這山的領主，也費去不少的時間；把那生徵的陳舊古書也搜出來看，但仍是一點兒也不明白。但這倒不算什麼事，甲國的人們以爲這山是自己的山，乙國的人們也以爲是自己的山。因此之故，兩國的人們時時都以這山爲爭鬥的根原了。

甲國國王有一天率領衆家臣占領了這山。把自己的國旗豎立在山頂上。而向衆家臣說：

「這山確是我王國底山；我現在立於這山上，不就很明白的證據麼？我愛我國國民，愛我國國土，所以占領此山。」

於是甲國國王的軍隊，勇壯的奏着凱歌還歸王都去了。

乙國衆家臣等，有時向山方面眺望，見着山上豎着隣國國旗，由不得憤怒起來，立刻把這事告訴國王。國王聽了，切齒痛恨的，大大的憤怒起來。

「唉！有何權利侵犯我的國土！我愛我的國民，愛我的國土，怎能忍恥屈辱呢？」說着立即召集衆家臣向國境的山方面進發。一到那裏，遂把甲國豎立的甲國國旗打倒，而豎立自己的國旗在那裏。於是說：

「這山確是我王國的山；我現在立於此山上，不就很明白的證據麼？我愛我國國民，愛我國國土，所以占領此山。」

於是乙國王的軍隊，愈加勇壯的奏着凱歌，而歸王都了。

聽得這樣情形的甲國國王，大爲憤怒。於是立即召集衆家臣於宮殿裏大開會議。衆僧侶等以爲現在正是爲王盡力之時，都盡力勸說國王當起正義之師；那些勇敢的衆家臣等也以爲現在正是獻身於王之時，都情願勇往的戰。這勇壯的國王底血爲國民而熱起來，於是到巴拉門之神前爲國民爲勝利而祈禱過。立即，甲國國王的軍隊，天還未明即出了王都，向面前的國境的山進發。一到山上，立即打倒乙國國旗；而在那不知經過幾千年的大森林裏放起火來。真是可珍貴的森林啊！被猛火包着，好像火團在燃燒一般。甲國王的軍隊一齊作聲，『萬歲！萬歲！』的歡呼。

見了這樣情形的乙國國王，氣得像瘋人一般的狂怒。於是這宮殿裏也大開會議。國王開始就向那賢明的僧侶等說：『現在我們要起的戰爭是正當還是不正當呢？』這樣的詢問。

『王的行事，那有不正當的呢？王就是正義，王所起的戰爭，什麼時候也是正義』

的戰爭！不要一刻猶豫，快與王者之師〔2〕是至當的啊！』僧侶一同答。

乙國軍隊乘夜裏就離了國都，向似火海一般燃燒的山方面進發了。這個時候甲國的軍隊也下山來迎着乙國軍隊爭打起來。乙國軍隊近山的時候，已爲甲國軍隊擊斃了不少的兵士了。

乙國國王見了這樣情形，覺着遺憾不堪。

『不爭氣的東西們！這回只有獨自前進成就那光榮的戰死呀！』

聽了這話的衆家臣都強着勸說國王。於是一旦決定退却了。

此戰的結果，在湖一畔的那山歸甲國之所有了。甲國的國民可自由行使這山了。可是這時候那不知隔了幾千年的大森林的形影在那處也看不到了。只是燒過的山上盡露赤土而已。甲國民所想着佔領這山以後那不可計量的幸福，不過昔日之幻夢罷了。

乙國國民現在一心只在希望如何的再把這山佔領過來，以雪昔日所受的恥

辱。國王和衆家臣因爲要和甲國打戰，所以拚命的研究兵術，教訓國民十分節儉而擴張軍備。這樣不覺又經過五年了。乙國軍隊大舉攻伐甲國。當軍隊方到國境的山上時候，甲國已忘却那昔日戰爭的事情了。乘這機會，乙國軍隊一鼓直前的迫攻甲國。當乙國軍隊前進時，胡行亂爲的虐殺婦女兒童而不惜。最後軍隊行近甲國之都了。

這次戰爭的結果，甲國一旦占領去的那國境的山不得不割給乙國了。於是戰爭暫時告終。

但是這戰爭並非實在的終結。其後甲乙兩國很久時間還在繼續着戰爭。以爲甲國勝的時候乙國又勝了，以爲乙國勝的時候甲國又勝了。這戰爭何時確實的告終，誰也不得明白。

這兩國國民因爲盡全力去從事戰爭，田野全都荒蕪了，國一天一天的只是貧弱下去。爲戰爭而失了父母兄弟以及爲戰爭而負傷的人們，帶着很難堪的樣子在

國中四處乞食。雖是這樣，國王和其衆家臣口裏雖說着愛自己的國土，愛自己的國民，但何時也不想停止戰爭。白日裏人們都在爭鬪，所以每年幾千幾萬的人們都爲戰爭而死了。

有一天有一個穿黑僧衣的僧人，旅行通過這兩國裏。他知道這兩國不絕的在爭鬥着，打算設法去停止這戰爭，於是這僧人首先就到甲國國王那裏去質問他說：

「你爲什麼戰爭呢？」

「爲國民！」國王聽了立刻回答。

這時僧人說：

「國王！國民究竟是要什麼呢？」

「國民要求的是正義！」王答。

「什麼是正義呢？」

「正義就是信服權威！」

『權威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權威就是持守意志。』

『意志究竟是什麼呢？』

『意志就是把生活做成有意識。』

這時僧又說：

『你若愛你的國民，就非快快的停止這戰爭不可！』

『我因為愛國民才興正義之師，如何非停止戰爭不可呢？』國王又說。

『你若愛你的國民和國民的生活，那麼首先不可不看看你的國民的生活；國

民並不愛權威，國民求的只是幸福！』

『我沒有願望着國民的幸福麼？！我就是因為國民的幸福才戰爭呢！』

『但是，王呀！你一面口裏說願望着國民的幸福，而一面又實陷國民於最不幸的

狀態裏頭；你想領有那國境的焦禿小山，而演這長久的戰爭；可是，國民沒得着一點

兒幸福，却反有許多的國民爲他不知受了多少的苦痛呀！

「不！國民爲我而快樂的去戰，快樂的爲我死，我也爲國民盡力的去戰！」

「但是，王啊！你想焦土和人的生命，那一樣貴重呢？」

「那不必說，人的生命是貴重的。」

「那麼，你爲那十里四方的焦土何故捨棄你親愛的國民的生命呢？人的生命無論拿怎樣貴重的東西也不能與之較量！人的生命雖單只一個，然就以宇宙之大尚不能購償得來那樣尊貴的呀！你爲購償你的微小的家臣的生命，究竟以什麼爲當呢？你爲要領有那焦禿的小山，把無數人們的魂都滅亡了。王呀！國民決不是要求威權呀！國民是愛平和的呀！」

「平和就是這平和正爲我所要求的，我爲永遠的平和而戰的！」

「但是，王呀！你爲的是求永遠的平和，但你把永遠的戰爭求出來了。王呀！永遠就在這剎那間啊！唯這剎那才是「永遠」的形態哩！丟開這剎那，何處也沒有「永

「遠」呀！你求的永遠的平和，不是永遠的平和，是永遠的苦痛呀！」

這樣相互的說了不少的話。於是僧人離開了甲國，又向乙國國王把與前同樣的質問重演了一回，然後靜靜的才離了二國去。

從此以後，不知經過幾年。這個時候兩國成爲非常平和的國了，國王的家臣等也不佩劍持槍，平靜的逍遙街市；婦女兒童們很壯健的並且帶着很快活的樣子，微笑着在街畔散遊嬉戲了。那國境的焦禿的山上，嫩青青的樹林也繁茂起來。樹林裏頭小鳥也很愉快的在唱着歌了。昔日那樣戰爭的甲國和乙國，現在如兄弟一般的和睦起來相互交際了。不論問誰，知道昔日戰爭的事的人已經是沒有了。

四三 觀巴黎油畫記 薛福成 [1]

光緒十六年春，閏二月甲子，余遊巴黎 [2] 蠟人館；見所製蠟人悉仿生人，形體

態度，膚髮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飲或博；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余極歎其奇妙。

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蓋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其法爲一大圓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木，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砲者、舉大旗者、挽砲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煙燄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3〕}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觀。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卽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

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氣喪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夫普法之戰，迄今雖爲陳跡，而其事信而有徵。然則此畫果

真耶幻耶？幻者而同於真耶？真者而托於幻耶？斯二者蓋皆有之。

四四 象牙片與古典（外一篇）〔一〕魯迅

（一）象牙片與古典

有人做了一塊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沒有什麼；用顯微鏡一照，却看見刻着一篇行書的蘭亭序。〔二〕我想：顯微鏡的所以製造，本爲看那些極細微的自然物的；現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塊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顯微鏡的工夫呢？

張三李四是同時人。張三記了古典來做古文；李四又記了古典，去讀張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時事，要曉得那時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現在兩位既

然同時，何妨老實說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記古典，我也記古典的功夫呢？

內行的人說：什麼話！這是本領，是學問！

我想，幸而中國人中，有這一類本領學問的人還不多。倘若誰也弄這玄虛：農夫送來了一粒粉，用顯微鏡照了，却是一碗飯；水夫挑來用水溼過的土，想喝茶的又須擠出溼土裏的水：那可真要支撐不住了。

(二) 現在的屠殺者

高雅的人說，『白話鄙俚淺陋，不值識者一哂之者也。』

中國不識字的人，單會講話，『鄙俚淺陋』不必說了。『因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話，以自文其陋』如我輩的人，正是『鄙俚淺陋』也不在話下了。最可歎的是幾位雅人，也還不能如鏡花緣裏說的君子國^①的酒保一般，滿口『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的終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時，顯出高古品

格一到講話，便依然是『鄙俚淺陋』的白話了。四萬萬中國人嘴裏發出來的聲音，竟至總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憐煞人。

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在的空氣，却偏要勸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

四五 說酸話酒保咬文，講迂談腐儒嚼字 [1] 李汝珍 [2]

三人進了酒樓，就在樓下檢個桌兒坐了。旁邊走過一個酒保，也是儒巾素服，面上戴着眼鏡，手中拿着摺扇，斯斯文文，走來向着三人打躬陪笑道：『三位先生光顧者，莫非飲酒乎？抑用菜乎？敢請明以教我。』

林之洋道：『你是酒保，你臉上戴着眼鏡，已覺不配，你還滿嘴通文，這是甚意？剛

纔俺同那些生童講話，倒不見他有甚通文，誰知酒保倒通起文來，真是「整瓶不搖半瓶搖」！你可曉得俺最喉急，耐不慣同你通文，有酒有菜，只管快快拿來。」酒保陪笑道：「請教先生，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

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麼乎不乎的！你只管取來就是了，你再之乎也者的，俺先給你一拳！」嚇的酒保連忙說道：「小子不敢！小子改過！」隨卽走去取了一壺酒，兩碟下酒之物，一碟青梅，一碟蠶菜，「三個酒杯，每人面前恭恭敬敬，斟了一杯，退了下去。」

林之洋素日以酒爲命，見了酒，心花都開了，望着二人說聲「請了」，舉起杯來，一飲而盡。那酒方纔下咽，不覺緊皺雙眉，口水直流，捧着下巴喊道：「酒保，錯了！把醋拿來了！」

只見傍邊座兒有個駝背老者，身穿儒服，面戴眼鏡，手中拿着剔牙杖，坐在那裏，斯斯文文，自斟自飲，一面搖着身子，一面口中吟哦，所吟無非之乎也者之類。正吟的

高興，忽聽林之洋說酒保錯拿醋來，慌忙住了吟哦，連連搖手道：「吾兄既已飲矣，豈可言乎？你若言者，累及我也。我甚怕哉，故爾懇焉，兄耶，兄耶，切莫語之！」

唐多二人聽見這幾個虛字，不覺渾身發麻，暗暗笑個不了。林之洋道：「又是一個通文的！俺埋怨酒保拿醋算酒，與你何干？爲甚累你，倒要請教？」

老者聽罷，隨將右手食指中指放在鼻孔上，擦了兩擦，道：「先生聽者：今以酒醋論之，酒價賤之，醋價貴之。因何賤之？爲甚貴之？其所分之，在其味之：酒味淡之，故爾賤之；醋味厚之，所以貴之。人皆買之，誰不知之？今他錯之，必無心之，先生得之，樂何如之？第既飲之，不該言之，不獨言之，而謂誤之；他若聞之，豈無語之？苟如語之，價必增之，先生增之，乃自討之，你自增之，誰來管之？但你飲之，卽我飲之，飲既類之，增必同之。儻鬧急之，我惟跑之——跑之，跑之，看你怎樣了之！」

唐多二人聽了，惟有發笑。林之洋道：「你這幾個「之」字，盡是一派酸文，句句犯俺名字，把俺名字也弄酸了。隨你講去，俺也不懂。但俺口中這般酸氣，如何是好？」

桌上望了一望，只有兩碟青梅蠶菜，看罷，口中更覺發酸，因大聲叫道：『酒保，快把下酒多拿兩樣來！』

酒保答應，又取四個碟子放在桌上：一碟鹽豆，一碟青豆，一碟豆芽，一碟豆瓣。林之洋道：『這幾樣俺吃不慣，再添幾樣來。』酒保答應，又添四樣：一碟豆腐干，一碟豆腐皮，一碟醬豆腐，一碟糟豆腐。

林之洋道：『俺們並不吃素，爲甚只管拿這素菜？還有甚麼，快去取來。』酒保陪笑道：『此數肴也，以先生視之，固不堪入目矣，然以敝地論之，雖王公之尊，其所享者，亦不過如斯數樣耳。先生鄙之，無乃過乎？止此而已，豈有他哉！』

多九公道：『下酒菜業已夠了，可有甚麼好酒？』酒保道：『是酒也，非一類也，而有三等之分焉：上等者，其味釀；次等者，其味淡；下等者，又其淡也。先生問之，得無喜其淡者乎？』唐敖道：『我們量窄，吃不慣釀的，你把淡的換一壺來。』酒保登時把酒換了。

三人嘗了一嘗，雖覺微酸，還可吃得。林之洋道：「怪不得有人評論酒味，都說醜爲上，苦次之，原來這話出在淑士國的。」

四六 勞工之神【1】孫狼工【2】

夜氣壓迫着宇宙如死一般的黑暗。

世界上一切動作……都歸沈寂了。

只有勞工之神不斷地工作着，爲了創造世界一切的生命。但他並不被世界賞予以何等的榮譽，並不在世界上得到何等的慰安。

星子從黑雲縫裏發出一綫的微光來，想安慰着勞工之神說：

「神呀，我所最尊敬的勞工之神呵！你爲着創造世界，不斷地勞碌着，但你不但

不得到報酬，反得到世界上一切苦痛，我很替你悲傷。你休息休息罷！你應該享有世界上最美滿最榮耀的報施了！』

於是神回答說：

『星呀！我很感謝你；但是——工作是我底生命，好似你底晶亮的光輝；倘若你在一分鐘的幾千分之幾不發射你底光輝時，你便要失去你底生命。我那能不工作着呢？我不斷地工作着，雖然得不到休息，但創造了世界，創造了世界上一切生命，也就算是得到世界上最美滿最榮耀的報施了。』

停一會兒，月兒從東方出來了。

伊亮晶晶地站在大樹林子底頂上發出伊底微笑的溫柔的光輝，也想安慰着勞工之神說：

『神呀，我所最尊敬的勞工之神呵！你應該休息一會兒了。你把一個赤裸裸的

地球裝飾得光輝燦爛，何等美麗！但是世界上給你的報酬只是窮困，饑餓，苦痛，我
很爲你悲傷。你休息休息罷！你應該享有世界上最美滿最榮耀的報施了！

神一樣地回答月兒說：

『月兒呀！我很感謝你；但是——我不能停止我底裝飾世界的工作，實在是同
你不能在蔚藍色的天空裏停止發光一樣。工作原是我底生命，地球裝飾得光輝燦
爛，我底生命便得到了報酬了。』

星光銷失了，

月兒沈落了！

勞工之神還是不斷地工作着。

直到大地上的草木爲他灑着同情之淚的時候，晨雀也開始爲他唱着安慰之
歌。

四七 懶是中國的致命傷〔1〕般佩斯

悲憤塞滿了我的胸膛，什麼激昂的話都吐不出，並且現在也不是講空話的時候了。

我的意思是把全國的青年分做兩大組，一組做杵臼〔2〕，一組做程嬰〔3〕，就是一組立刻去拚死命，一組忍死來撫育中華民國這個孤兒。先死的，固然要具有『殺身成仁』的決心。後死的，責任格外重大，工作尤為艱苦。全國的青年們！請你們選擇一組，憑你們的自由意志，我不能橫加干涉。

對於志願先死的，我除了用悲壯的聲調，唱着『風蕭蕭兮易水寒……〔4〕』而歡送外，無話可說。

對於後死的青年，卻要講幾句話。

我們要做後死者，必須具有做後死者的資格，我以為最低限度的資格有下列的三項：

曾國藩〔5〕說：『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第一，我們要具有這種連血吞牙的精神，方才配做一個後死者。

美國艾迪博士在汕頭〔6〕青年會演講，說：『諸位臂纏黑紗，尤當纏在心頭。』這話似乎深刻，我以為尙嫌空洞，因為空有一顆愛國救國的心，毫無用處，要更進一步說：『應該把牠纏在我們的行爲上，纏在我們的一舉一動上。』第二，我們要做後死者，必須具有將黑紗纏在一切行爲上的精神。

近來，在一種刊物上所寫的一文中，有下面的一段：『……世界是勤苦者的世界，懶惰的民族是沒有分的。然而現在的青年有許多似乎是從頭頂懶到腳跟，從內心懶到表皮，從神經中樞懶到神經末梢……這樣懶的懶民族，前途那有多大的希望！』青年們！不要以為這幾句話太平凡了，『懶』正是我國積弱的大病根。因為

懶，故不願做一切辛苦的真實工作，只學得一點取巧的方法，向政治舞臺去投機，製造了無數的流氓政客，勾結軍閥，挑撥內戰，獻媚帝國主義，才造成這亡國的局面。因為懶，故只知享用外來的一切物質上的供給，不肯自家伸出手來製作，每年至少有十二萬萬元流向國外，結果造成這樣一個貧乏空虛的國家。因為懶，故國內無盡藏的寶物，不是送給外人，便是任牠荒廢，卽就最近的事實來說，東三省這一大塊肥美的肉，正因為自家懶得動手來烹調，儘掛在那裏，引得強盜饑涎欲滴，結果，便闖下這滔天大禍。所以「懶」正是我中華民族的致命傷，是製造一切罪惡的原料。斜倚在沙發上讀戀愛小說，固然是亡國奴。斜倚在沙發上讀田中義一的積極侵略滿蒙奏稿，口中不時發出浩然的長嘆，這便算是愛國志士嗎？這便算是救國工作嗎？所以第三，我們的血液中，要沒有一粒懶惰的細胞，才能做救亡的工作，才配做一個後死者。

志願後死的青年們！這三項資格能完全具備嗎？能永遠保持嗎？最好請你們每晚臨睡時，自己檢查一下。

最後，我還要贅述幾句。前面我雖曾聲明不干涉諸位的自由意志，但我個人的本意，卻要奉勸大家——尤其是中學生——如非萬不得已，最好是做後死者。因為先死者雖然忠烈可嘉，但以一死了之，此外便不負任何責任，未免太輕鬆，且似乎有一點貪懶的嫌疑。諸位年富力强，應該多負一點責任，多吃一點辛苦，但有一點須認識清楚：所謂後死者，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所以後死者的口號是：

『以必死的精神，做救亡的工作！』

四八 談 喫 [1] 默 之 [2]

中國人是全世界善喫的民族。

普通人家，客人一到，男主人即上街辦喫場；女主人即入廚羅酒漿；客人則坐在客堂裏口磕瓜子，耳聽碗盞刀俎的聲響，等候喫飯。喫完了飯，大事已畢，客人拔起步

來說『叨擾』主人說『沒有什麼好待你』有的還要苦留：『喫了點心去』『喫了夜飯去』

遇到婚喪，慶弔只是虛文，果腹倒是實在。排場大的大喫七日五日，小的大喫三日，一日。早飯，午飯，點心，夜飯，夜點心，喫了一頓又一頓，喫得來不亦樂乎；真是酒可爲池，肉可成林。

過年了，輪流喫年飯，送食物。新年了，彼此拜來拜去，講喫局。端午要喫；中秋要喫；生日要喫；朋友相會要喫；相別要喫。只要取得出名詞，就非喫不可，而且一喫就了事，此外不必別有甚麼。

小孩子於三頓飯以外，每日好幾次地向母親討銅板，買食喫；普通學生最大的消費，不是學費，不是書籍費，乃是喫的用途；成人對於父母的孝敬，重要的就是奉甘旨。中饋自古占着女子教育上的主要部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沽酒，市脯』『割不正』聖人不喫；梨子蒸得味道不好，賢人就可以出妻；家裏的老婆如果弄得

出好菜，就可以驕人。古來許多名士至於費盡苦心，別出心裁，攷案出好幾部特別的食譜來。

不但活着要喫，死了仍要喫。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滿足了；而中國的鬼，仍依舊非喫不可。死後的飯碗，也和活時的同樣重要，或者還更重要。普通人爲了死後的所謂『血食』，不辭廣蓄姬妾，豫置良田；道學家爲了死後的冷豬肉，不辭假仁假義，拘束一世。朱竹垞〔3〕寧不喫冷豬肉，不肯從其詩集中刪去風懷二百韻的豔詩，至今猶傳爲難得的美談。足見冷豬肉犧牲不掉的人之多了。

不但人要喫，鬼要喫，神也要喫；甚至連沒嘴巴的山川也要喫；天地也要喫。有的但喫豬頭，有的要喫全豬，有的是專喫羊的，有的是專喫牛的，各有各的胃口，各有各的嗜好，古典中大都詳有規定，一查就可知道。較之於他民族的對神只作禮拜，他民族的神，遠是唯心，中國的神，遠是唯物，似乎都是主張馬克思學說的。

梅村〔4〕的詩道：『十家三酒店，』街市裏最多的是食物鋪。俗語說，『開門七

件事，』家庭中，最麻煩的不是教育或是甚麼，乃是料理食物。學校裏最難處置的不是程度如何提高，教授如何改進，乃是飯廳風潮。

俗語說得好，只有『兩脚的爺娘不喫，四脚的眠牀不喫。』中國人喫的範圍之廣，真可使他國人爲之喫驚。中國人於世界普通的食物之外，還喫着他國人所不喫的珍饈：喫西瓜的實，喫鯊魚的鱗，喫燕子的窠，喫狗，喫烏龜，喫蛇，喫狸貓，喫癩蝦蟆，喫癩頭鼯，喫小老鼠。有的或竟至喫到小孩的胞衣以及直接從人身上取得的東西。如果能夠，怕要像吳牛一樣，連天上的月亮也要挖下來嘗嘗哩。

至於喫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門：有烤，有燻，有蒸，有滷，有炸，有燻，有燴，有醉，有炙，有溜，有炒，有拌，真真一言難盡。古來儘有許多做菜的名廚司，其名字都和名卿相一樣煊赫地留在青史上，不，他們之中有的且昇到高位，老老實實就是名卿相。如果中國有一件事可以向世界自豪的，那末這並不是歷史之久，土地之大，人口之衆，軍隊之多，戰爭之頻繁，乃是善喫的一事。中國的肴菜，已征服了全世界了。有人說，中國人有

三把刀爲世界所不及，而第一把就是廚刀。

不見到喜慶人家掛着的福祿壽三星圖嗎？福祿壽是中國民族生活上的理想，畫上的排列是祿居中央，右是福，壽居左，祿也者，拆穿了說，就是喫的東西，老子也會說過：『虛其心實其腹，』『聖人爲腹不爲目。』喫最要緊，其他可以不問。『嫖賭喫着』之中，普通人皆認喫最實惠，所謂『着威風，喫受用，賭對沖，嫖全空。』甚麼都假，只有喫在肚裏是真的。

喫的重要，更可於國人所用的言語上證之。在中國，喫字的意義特別複雜，甚麼都會帶了『喫』字來說。被人欺負曰『喫虧』，打巴掌曰『喫耳光』，希求非分曰『想喫天鵝肉』，訴訟曰『喫官司』，中槍彈曰『喫衛生丸』，此外還有甚麼『喫生活』，『喫排頭』等等。相見的寒暄，他民族說『早安』，『午安』，『晚安』，而中國人則說『喫了早飯沒有？』，『喫了中飯沒有？』，『喫了夜飯沒有？』，對於職業，普通也用喫字來表示，營甚麼職業就叫做喫甚麼飯。『喫賭飯』，『喫堂子飯』，『喫

洋行飯，『喫教書飯』諸如此類，不必說了。甚至對於應以信仰爲本的宗教者，應以保衛國家爲職志的軍士，也都加喫字於上。在中國，教徒不稱『信者』，叫做『喫天主教的』，『喫耶穌教的』，從軍的不稱『軍人』，叫做『喫糧的』，最近還增加了甚麼『喫黨飯』，『喫三民主義』的許多新名詞。

衣食住行，爲生活四要素，人類原不能不喫，但喫字的思義如此複雜，喫的要求如此露骨，喫的方法如此麻煩，喫的範圍如此廣泛，好像除了喫以外就無別事也者。求之於全世界，這怕只有中國民族如此的了。

在中國，衣不妨污濁，居室不妨簡陋，道路不妨泥濘，而獨在喫上，卻分毫不能馬虎。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遠高於其餘一切，很不調和。中國民族的文化，可以說是口的文化。

佛家說六道輪迴，把衆生分爲天人，修羅，⁵畜生，地獄，餓鬼六道。如果我們相信這話，那末中國民族是否都從餓鬼道投胎而來？殊是一個疑問。

四九 遊莫千山^{〔1〕}汪精衛^{〔2〕}

初看山脚斜陽黃，漸聞涼風颯颯鳴高崗。炊煙漸上雲漸合，頓使山無遠近皆蒼茫。

夜上峯頭天已黑，缺月疎星氣蕭瑟。寥天忽吐頰虬珠，^{〔3〕}斑駁林巒半蒼赤。

披衣起立明霞中，朝氣撲面生冲融。羣山起伏何止千萬疊，修竹掩映何止千萬叢。沈沈黝色黯雲壑，瑟瑟清影明嵐峯。泉流澗中鳴不斷，其聲欲與風葉同琤琮。

平生愛竹已成癡，三竿兩竿青亦得；只今身已入山深，雖白雲鄉不此易。流長不洗孫楚耳，^{〔4〕}峯青不蠟阮孚屐，^{〔5〕}一角茅檐對遠山，此心清似長天色。

五十 遊莫干山記〔鍾敬文〕

到二橋埠，另改僱了轎子上山，這時已正午了，據那裏的人說，到山上只須三個多鐘頭，於是我感到前面目的地不久就將達到的一種愉快。

太陽熱烘烘的在天空照射着。雖有時不免有些微微吹來的南風，但悶煩的感覺，總重重地壓着我。我有時勉強地看看書，倦了便睜眼望着周遭的風物。漸漸迫近山巒了，一切的景緻，也表現着與都市近郊和平常原野一些不很相同的風調。林木是比較幽深了，行人也比較稀疏了。看到那些村落的建築物，田間及路上的勞動者，我油然發生了許多關於過去在故鄉時情事的追懷。又是三年沒有回故鄉去，山川猶是罷，人物恐大非昔樣了！死亡的親友，破落的家庭，一切，唉，這些令我不敢馳想，又忍不住不馳想的搗心情況，我如何的提說它好呢？又如何的排遣它好呢？願造物主

賜我以「忘川之水」罷，我實在沒有勇勁提念它了！

轎子停在一個用松木和茅草構成的亭子旁邊，轎夫告訴我是開始登山的時候了。我先他們走着。山徑不能說是太峻峭和太狹小，但走起來總不禁有點吃力 and 擔心。一路來來往往的善力者頗不少，我因連想到山中住民的必非十分稀落。路徑多開闢在山峯高處的旁邊，四面連巒疊嶂，矗豎環列，樹木葱蘢，氣勢雄秀。山下幽谷，深數十丈，俯視令人生怖。樹上的蟬鳴，谷底的流泉聲，互相競奏，是山裏一種清高的樂曲，在都市里聽慣梵阿林和管絃簫笛的，聞了要刺激起一種新鮮絕塵的感覺。中國詩歌裏的咏物之作，大多數是用以象徵某一種人格的，初意並不在對於客觀事物的描繪以爲能。在象徵的意義上，自然是隨着各人偶爾的觀感而不同，即使所賦的是同一的事物。但也有若干事物的所象徵的意義，是差不多古今來沒有什麼分歧的。如蒼蠅之於貪汗，蚊蟲之於營鑽，柳花之於輕薄，松柏之於堅貞，這些幾乎是固定了而很少變易的。蟬，是從來被認作清高的象徵的，駱賓王的「在獄詠蟬」：

便是一個明例。記得別人也有『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的句子。這大概是因爲它『吟喬樹之微風，飲高秋之墜露』的緣故罷。

到山裏了。黃衣的警察，凌亂的雜貨攤，管理局的中英文佈告，山上東一座西一座，四周包裹着蒼翠的叢竹的西式建築物，紛紛送到我的眼前。我目不暇接地顧盼着；我又意識地喜慰着。我是真地到莫干山了！……

醫院所在的地方，雖然不是全山的頂點，但却可說是比較地很高的了。在那裏正望下去，附近及稍遠的左右兩面，都是山峯，前面爲一帶林野及田園。中間一條白的公路蜿蜒着。不清楚地看時，幾誤認爲溪流。遠遠的天末，白雲凝靜地綴着。山風帶着草木和野花的氣味吹來，涼爽中並夾着幽韻。

我離開醫院門口，向背面的山徑走去，有時碰到一個山裏的人，有時見到一座幽閉的房屋。黃色的紫色的野花，時牽着我的注意，使我留住前邁的步武。約莫走了一里許，我在一家無人住着的房屋外停憩了。縱眼四望，山峯如大海中的狂濤駭浪

般起伏着，那林木的蔚茂青蒼，實在找不出適當的事物去比擬它。峯巒之下，有許多山田，澗水在淙淙地響着。我徘徊着不忍離開，想起楊誠齋『住山何敢望山僧，只是游山也未能』^{〔4〕}的詩句，有些生的不滿足的悽傷了。直到遠處山頭起了一陣狂亂的黑雲，我知道山雨就要到來，只好急循着來路回去。

五一

沒有秋蟲的地方

葉紹鈞

階前看不見一莖綠草，窗外望不見一隻蝴蝶，誰說是鶉鴒箱裏的生活，鶉鴒未必這樣趣味乾燥呢。秋天來了，記憶就輕輕提示道：『淒淒切切的秋蟲又要響起來了。』可是一點影響也沒有，鄰舍兒囑人鬧絃歌雜作的深夜，街上輪震石響邪許^{〔5〕}並起的清晨，無論你靠着枕兒聽，憑着窗沿聽，甚至貼着牆角聽，總聽不到一絲的秋蟲的聲息。並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困的宏大的清亮的聲音掩沒了，以致聽不

出來，乃是這裏本沒有秋蟲這東西。阿，不容留秋蟲的地方！秋蟲所不屑居留的地方！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令滿耳是蟲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閒；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或者輕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緩的涼風看守着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足以感動心情的，就是蟲兒們的合奏。牠們高，低，宏，細，徐，疾，作，歇，彷彿會經過樂師的精心組織，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滿志。^{〔2〕}其實牠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衆妙畢集，各抒靈趣，那有不成兩間絕響的呢。

雖然這些蟲聲會引起勞人的感歎，秋士的傷懷，獨客的微喟，思婦的低泣；但是這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絕好的自然詩篇，不獨是旁人最歡喜吟味的，就是當境者也感受一種酸酸的麻麻的味道，這種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雋永的。

大概我們所蘄求的不在於某種味道，只要時時有點兒味道嘗嘗，就自詡爲生活不空虛了。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着笑意來體味牠；若是酸苦的，我們

也要皺着眉頭來辨賞牠。這總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爲最難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這一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熱烈的夢，一口苦水勝於一盞白湯，一場痛哭勝於哀樂兩忘。但這裏並不是說愉快樂觀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須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魔道的。這裏只說有味總比淡漠遠勝罷了。

所以蟲聲終於是足繫戀念的東西。又况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酷嗜味道的，當這涼意微逗的時候，誰能不憶起那妙美的秋之音樂？

可是沒有，絕對沒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地，秋蟲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們沒有牠們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還是死守在這裏。想到『井底』與『鉛色』覺得象徵的意味豐富極了。

五二 天下奇事〔一〕魯迅

做內經〔2〕的不知道究竟是誰，對於人的肌肉，他確是看過，但似乎單是剝了皮略略一觀，沒有細考校，所以亂成一片，說是凡有肌肉都發源於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錄說人骨，竟至於謂男女骨數不同；老件作之談，也有不少胡說。然而直到現在，前者還是醫家的寶典，後者還有檢驗的南針；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國不知發端於何人？相傳古人壯健，堯舜時代蓋未必有；現在假定爲起於二千年前罷。我幼時曾經牙痛，歷試諸方，只有用細辛者稍有效，但也不過麻痺片刻，不是對症藥。至於拔牙的所謂「離骨散」，乃是理想之談，實際上並沒有。西法的牙醫一到，這纔根本解決了；但在中國人手裏一再傳，又每每只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仍復漸漸地靠不住起來。牙痛了二千年，數數衍衍的不想一個好方法，別

人想出來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學；這大約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罷。

康聖人〔3〕主張跪拜，以爲『否則要此膝何用。』走時的腿的動作，固然不易於看得分明，但忘記了坐在椅上時候的膝的曲直，則不可謂非聖人之疎於格物〔4〕也。身中間頸頸最細，古人則於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則於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聖人精到，後人之愛不忍釋，實非無因。所以僻縣尙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嚴時亦嘗恢復殺頭，雖延國粹於一脈乎，而亦不可謂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五三 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是什麼〔1〕周建人〔2〕

中國根本上還只進化到後期農業的社會，〔3〕只因爲和先進國交通的緣故，於是得和機器接觸了。可是他早晨攜苗出去，日暮荷鋤歸來的事情是能幹的，如使用機器，却在在缺乏知識和技巧。別的不說，單講交通罷，在沒有多少的時期中，津平

車互撞了，死了十幾個人，漢平車間一回失火了，廣東某火車過橋時竟走入水中去，更有新華輪船沈沒了，別的損失和信用且不說，搭客死的四百多，逃出的寥寥幾個。復從傳來的消息上看起來，這等事情的發生並不是由于非二十世紀的人力所不能避免的災難，却實在由于可以使他不發生的疏忽。試和英美等國比較，他們那一國在同一時期中，火車汽船的出險會有如此之頻，死人會有如此之多的？

這也因為中國人在各個方面廣告中國人之無能，于是不名譽的代名詞來了：『哲學的民族』哪，『科學界的笑柄』哪，『無知』哪，等等。又從這些句上推斷中國人是屬於『最廉價的生命』的一類的。而凡生命價值低的民族，不得和高價的同等其待遇，這又如歷史上的事實和被迫因襲認為當然的。

對於上面不平的觀念，我們雖然沒有辯明的必要，但生活的能力終究是需要的，——即知識和技巧。使我們能製造機器，使用機器，而自己不至撞死在機器裏。不過這種能力的養成不是容易的，第一須對於國民切實的訓練和教育。

我覺得這裏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即必須使大多數人有科學的頭腦和工藝的手。所謂科學的頭腦，並不是說中國應有一打恩司登〔4〕兩打達爾文〔5〕或者大家都能說明意識是什麼，講起細胞學，都知道彌多供特里亞〔6〕的機能在什麼。有這些人，或知道這些事固然好，但最要緊的是多數人能夠尊重事實，切實觀察，和切實的做。現在中國似乎有許多，譬如看見鐵針，他會忽然想到孫行者的鐵棍，因為西遊記〔7〕上說老孫的鐵棍只要叫一聲『變』就會變的如繡花針的小的。於是想像飛揚開去，這針被神怪的看了。這種想像用在有些地方固然也未可厚非，但在謀民族的存活，沒有法子，只得叫人平凡的看着，知道他是鋼鐵所做，可以縫衣以及鑼了，便容易折斷等等。雖然不妨另有一班人在『月亮姊姊呀，』『我的愛人兒呀』的吟着，但在這樣生活艱難的時候，總非另有一批能明認事實，和工人的手的人來負擔謀民族的生存的責任不可！

然而這又何等可悲的事情：中國儘有着眼光遠大的人，他們知道那一派必定

將來得勢，以便預先依附。而礁上燈塔，雖有着望遠鏡，却還是不能早點看見，竟會轉舵不及的！我們所最需要的，却在能辨認燈光和礁石！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發行

實價五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文章範
第一冊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編者

汪靜之
符竹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會獻聲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話掛號七二七三
無線電掛號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
廣州財源
濟南商埠
南京花牌樓
上海二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55